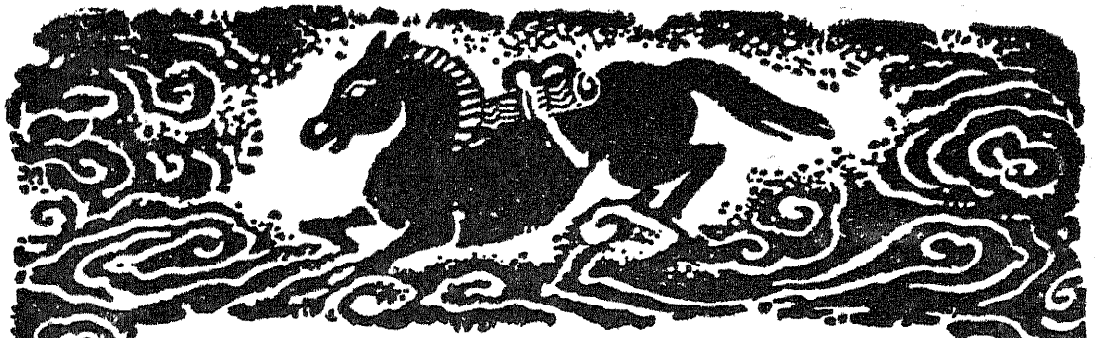
鍾山札記
魯齋述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鍾山札記

盧文弨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抱經堂叢書及式訓堂叢書皆收有此書抱經本爲作者自校本故據以排印

鍾山札記

鍾山札記自序

吾生無益於人。尙思有所託以見於後世。亦自笑其愚也。雖然。少受父師之訓。朝夕啓牖。得有微明。長而從四方學士大夫游。獲聞其緒論。增長我之智識良不淺。昔人云。勝讀十年書。豈虛語哉。古之君子。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鹿得美草。尙呼其羣而況於人乎。故隨所得輒錄之。不暇詮次。分爲四卷。不辭竊取之誚。幸免攘善之失。余前後忝鍾山講席最久。故以鍾山札記標其目。噫。余老矣。兒輩皆弱。不忍辛苦纂集之。復爲煙飛灰燼也。飢寒不恤。而剞劂是務。傳聞於未聞之者。當不至視爲無用之言。不急之辯而棄之。刻旣成。適臥疾在牀。幸身及見之。漫題數語於首簡。倘耳目尙未卽廢壞。或將更有述焉。

乾隆五十五年十月之望杭東里人盧文弨識。

鍾山札記目錄

第一卷

字義不隨音區別
歸妹柔乘剛
虎賁
氏字古音與民相近
韓詩磐天之妹
天子賜必待君命
射義卿大夫士之射卿當作鄉
冠義鄉大夫當作卿大夫
脾析卽脞胜
卒觶致實
大司馬固
繕完葺牆
搏與專同
官學在四夷
繞朝贈策
提月
長言短言
糝謂之涔
論語子路子貢疑管仲非仁
毛叔鄭
別風淮雨
鮮有解義
椎政
史記韓非傳拂悟本連文
篇卷
藉神
厥機
蔽屨
曾子二子華元
鉄馬飾
蔡中郎集
婦人繫姓
慶厥聖德頌
薄耆
釣藤
鴟鴞撮蚤

第二卷

詩考引韓詩譌
楀船
憑
八字
孫叔敖實蔿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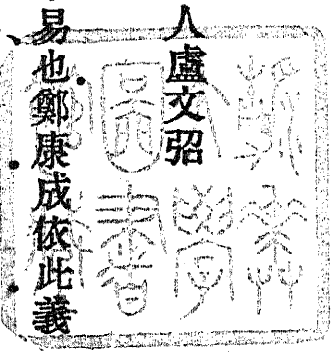
勤望
易序卦正文誤入注
黨訓所
肄
炮格
格是
遂跌以下
大成午
銅有紂音
淮
福
麤粗
二八
櫛比諧韻
鼓鍾
處必弇
范蠡流江
王菩
朹古文簋字
械
新唐食貨志之誤
興雨祁祁
駉駉牡馬
唐屯田
雄雌易譌
熊九
一脬
同年丈人
薦表稱字
外三字
常栝
蒲胡
門焉者閨焉者
苦息也
車中內顧
鄧扈樂
欲奇此女
劬錄
淩慄也
易象傳兩用字皆害之誤
第三卷
候鴈北
原圃具圃
東平王雲
山陽橐縣

髓令
聖于
後門
鄭康成周禮序
三禮目錄
大題小題
鄭氏詩譜
續漢書志
史記集解索隱正義
須葑蓯
了戾
晉竹
簋
蘇桂荏注誤
蜚蠊
騋牝驢牡爭
中射
懷尉
覺有校義
卿
子思哭嫂
絅
兒郎偉
米纜
潘岳挾彈盈果
蔆蕨攘當作蕨攘
二名不偏諱
唐文宗年號大和
槩當作槩卽穀字
諫有閒義
魯與虜通用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洗犬棄
相里造
校
事訓傳誰訓推
第四卷
倉浪
范氏
掌固
田祿
噲與快同
夏姬三爲王后
書塗泥傳
唐人稱勝國爲大隨

嶧嶧
衆維魚矣
摸索
汋同淪
茵馮
衛武公文公卽位年月
師子吼
騫與搴音義別
騎衡
氏與是同
賜有盡義
說文證非本文
史漢目錄
史漢合傳
列傳中人有不妨再見者
嶧山石刻
二世刻石辭
議始皇廟文誤倒
奏罷更定
兩排讀法

鍾山札記卷一

杭東里人盧文弨



字義不隨音區別

余向讀周易八論第一篇引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謂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竊疑易簡之易讀以豉切變易不易俱音亦音不同則義亦異何以合而爲一繼而知古人之於字訓竝不因音讀之異而截然區別也爾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若以後人所見如鄭漁仲便欲以台朕陽爲予我之予羊如切賚畀卜爲賜予之予羊汝切而古人則不分也又讀廣雅釋詁遂薆盼皖畢焠烇竟也若依後來讀法則遂薆盼皖爲疆竟之竟居影切畢烇焠爲終竟之竟居慶切亦不當通爲一條矣未別四聲以前古人爲詩亦無平側之分往往互用義或與音不諧後人往往疑爲假借而不知字義之本不隨音而變也何假借之有聊書其略以俟博學者考焉

歸妹柔乘剛

歸妹彖王弼注兌爲少陰震爲長陽少陰而承長陽悅以動歸妹之象也其彖傳文云无攸利柔乘剛也因有謂王注亦當作乘者永懷堂汲古閣兩本注皆作乘字此非也以卦體而論兌在震之下自當爲承

以爻言。則三五皆陰。乃居二四之陽之上。故謂之乘。注與傳文各有所指。此其所以異也。

虎賁

宋書百官志。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今案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軍旅則介而趨。皆以趨爲言者。以賁卽奔也。古字本通用。詩邶風。簡兮之奔奔。襄廿七年左氏傳、禮記表記、俱作賁賁、高誘注呂氏春秋壹行篇云。賁色不純也。亦引此句作賁賁。宋志乃以爲王莽輔政。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爲賁。此說殊不然。鄭康成注禮記樂記虎賁之士說劍云。賁、憤怒也。書牧誓僞孔傳云。勇士之稱。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竝無取古人名之說。沈約之說。殊無典據。或言奔字形同莽。故避其名。此又不然。奔古字作犇。莽字上下皆艸。中乃犬字。與莽字形近。莽又不改。何也。虎之色斑。奔必以怒。義未嘗不相貫也。臧鏞堂案。鄭注樂記。舊本虎賁之音作。云賁讀爲憤。憤怒氣也。

氏字古音與民相近

詩小雅。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宋劉彝以爲疧當作疢。病也。唐人避太宗諱民字。凡字从民者。皆省而爲氏。張參五經文字愍字下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從氏。凡泯昏之類。皆从氏。又玟字下云。莫巾反。禮記作璱。是其例也。顧亭林、李安溪、皆以其說爲然。謂後人又於氏字下添一畫。讀疧爲氏。誤之甚矣。文弨考。說文有疧字云。病也。从疒氏聲。竝無疧字。又昏字云。日冥也。从日氏省聲。氏者。下也。一曰民聲。二徐本皆同。徐鍇於昏字云會意。元黃公紹韻會於疧字。但云一作疧。竝不言本作疧。余以爲氏字

古亦必與民音相近。觀今眞文韻中之字。多有與支微齊通讀者。如寅亦可讀移。純亦可讀緇。（非必由緇字誤。）辰亦可讀祁。詩吉日其祁孔有。鄭云祁當作麎。史記正義敍謚法。治典不殺曰祁。獨斷祁一作震。（蘇明允謚法作震。又作軍。）貢亦可讀祕。芹亦可通蘄。垠亦可通沂。（沂鄂卽垠鄂。）此類甚多。故知泯亦本與民聲相近。非本作泯而避諱改泯也。至昏字漢以來往往作昏。凡偏旁之从昏者。卽說文中亦尙多有。元戴侗云。唐本說文昏从民省。此語殊誤。昏省去氏下一筆耳。凡字兩合者可省。民止一字。何由省之。但舊唐書高宗紀。顯慶二年十二月。改昏葉字。則昏字之改似有明文。然六朝至唐。書法不從正體者多。今金石所遺。譌謬不一而足。故昏字人間多有從民者。今从氏。正是復說文之舊。而在唐人則以爲改。亦不足異。詩大雅桑柔。多我覯民。音民。此泯字亦當讀爲民。亦可云從瘖省。自後人音爲其支。或音巨禮。乃後人失其讀之誤。遂至今疑其與塵不協。欲改氏爲民。而始得聲殊不知不改未嘗不得聲也。

韓詩磬天之妹

詩大明。倪天之妹。韓詩倪作磬。釋文云。譬也。毛傳卽以磬釋倪。則倪磬義同。說文倪、譬喻也。一曰。聞見也。竊謂倪從人從見。則見字義長。猶所謂見若神人也。譬喻之意亦在其中。未必卽以磬爲譬。韓非子外儲說上云。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古罄磬同一字。以韓非之說證之。則倪可訓爲見。磬未嘗不訓見。在毛公當日。磬之義人所共曉。故卽以磬解倪耳。

天子賜必待君命

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句賜衣服服以拜句賜句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鄭注下二句云君未有命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至應氏鏞之說則通上文爲一條解之謂車馬衣服皆視爵命之等以爲賜雖所當得然亦必致辭待君再命之而後乘服以拜此說於正文殊爲不順經所云車馬衣服未必定是命車命服卽云命車命服當進爵之時可以辭讓既受爵矣則車服之來正與仕者之祿無異既乘服以拜矣又云君未有命弗敢乘服待君再命然後乘服以拜此於經文甚爲僝錯矣王氏圻則又顯駁康成之注謂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愼之禮若依注作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說則其方受天子賜時已乘服拜賜而歸又獻於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此說難通蓋王氏以後世所見妄疑古禮之未必然不知當封建時天子雖爲天下共主而諸侯之在其國亦得獨伸其尊況受賜於天子歸而致於其君本自有確證乎左傳昭四年杜洩以路葬叔孫穆子其言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鄭氏之注明有左證如此奈何不考而妄譏之且叔孫雖得君命生前固未乘路也此尤謙愼之至不但如應氏所云蓋君之尊得伸於國卽父之尊亦得伸於家如叔孫穆子之子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豎牛入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叔孫不察而遂逐之亦怒其不由父命也君賜必請之於父王賜可不請之於君乎又案尚書大傳古者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于其君然後得乘飾車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如大傳所言但命之卽得自爲不必賜也然則卿大夫之命車命服亦豈必盡

出君賜乎。故知此所云車馬衣服。不指命車命服而言。孔子將適周。南宮敬叔言於魯君。魯君賜以車一乘。馬二匹。事見家語。此豈可謂之命車乎。

射義卿大夫士之射卿當作鄉

射義。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案。凡賓賢能。詢衆庶。皆鄉大夫、州長、黨正、之事。鄉中之卿大夫士亦與焉。非卿大夫自爲射而行鄉飲酒之禮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必在爲中都宰時。故有選賢誓衆之禮。鄭注周禮鄉大夫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卽引此矍相之事爲說鄉飲酒之義云。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鄭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今此說射禮。豈有反置鄉大夫而但說卿大夫之禮。但各本俱作卿大夫。究疑是傳寫之譌。射義正義中引此。正作鄉。可以取正。若是卿大夫燕射。何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冠義鄉大夫當作卿大夫

冠義。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釋文。鄉大夫、鄉先生、竝音香。石經儀禮、冠禮、亦皆作鄉。敖氏云。鄉大夫。鄉之異爵者。或曰主治一鄉者。歷觀前人之說。未有疑鄉大夫之鄉爲誤者。高郵劉端臨謂。冠禮、冠義、皆當作卿大夫。此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爲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偏見卿大夫。如晉語趙文子冠。偏見六卿。是也。鄭解鄉先生爲卿大夫致仕者。蓋蒙上爲釋。賈疏云。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

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竝改作鄉。并不誤者亦誤矣。劉、名台拱。今爲丹徒校官。考訂禮經。致爲精細。余常就以取正焉。

脾析卽膍胵

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有脾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疏云。此無正文可破。故後鄭從之。此言非也。廣雅。百葉謂之膍胵。說文。膍、牛百葉也。蓋脾之與膍。音義皆同。析者、解析。正合百葉之義。析與斯賜音皆通轉。故脾析卽膍胵。此謂牛之脾胃耳。廣雅又云。胃謂之肱。說文亦以爲牛百葉。徐鍇繫傳云。牛肚也。其鳥之胃亦得謂之胵。然則司農所詁。正自不當破也。廣雅二語亦互文。

卒觶致實

禮記鄉飲酒義云。卒觶。致實於西階上。案致實卽是卒觶。其所以別異之故。正義明言之云。既云卒觶。論其將欲卒觶之時。致實。論其盡酒之體。此二言極分明。乃上釋卒觶處。各本皆有誤字。本當云。卒觶。主人酬賓。賓立以卒觶也。宋本作賓卒立以立觶也。汲古閣本作賓卒立以據觶也。皆譌。今本於主人酬賓下。改爲主人先飲卒觶也。更大誤矣。此一節自祭薦、祭酒、嚌肺、啐酒、并此卒觶致實。皆指賓言。未嘗及主人。主人酬賓之觶。奠而不飲。此西階上卒觶。是主人獻賓之時。賓飲卒爵也。又注中酒爲觴實。足利古本觴作觶。今當依以改正。正義中觴字亦當并改。

大司馬固

顧氏炎武以大司馬卽司馬子魚固爲堅辭以諫今觀其諫辭亦甚寬緩不迫何堅辭之有惠氏棟案晉語云晉公子重耳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昭曰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公子過宋適當襄公之時杜預注左傳亦同韋說皆據世本而言稱大司馬所以別下司馬也文弨案左傳大司馬之官在宋亦不多見惠氏謂固卽公孫固是也謂下司馬乃子魚非也司馬卽大司馬固文承上省一大字耳考韓非外儲說左上說此事云右司馬購強趨而諫購強似卽固之字其義正相合云右司馬似當行師之際所別置者耳其非子魚更明甚子魚乃公子目夷未嘗名固史記宋世家以前後皆子魚之言史公紀事多疎略未足取以爲左證也

繕完葺牆

左傳襄卅一年傳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未之見子產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有敝邑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語李涪刊誤謂繕完葺三字於文爲繁當是繕字葺牆以書之峻宇雕牆爲比近金壇段若膺謂古文無閒字不應忽及於宇完當本是院字院、周垣也牆垣蔽也因其所壞者垣故文伯之語亦不旁及說文院爲窴之重文左氏古文本作院字或因轉寫遺脫㠯旁或字從省卽以完爲院刊誤之道非是段、名玉裁曾任貴州玉屛、四川巫山、兩縣知縣精小學著有說文解字讀

摶與專同

昭廿年左氏傳若琴瑟之專一釋文云董遇本作摶音同案史記秦始皇本紀摶心揖志索隱云摶古專

字。引左傳如琴瑟之摶一以證之。正用董遇本也。易繫辭上傳。其靜也專。釋文云。陸作摶。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摶三國之兵。徐廣晉專。專猶幷合制領之謂也。山陽吳氏玉搢云。管子內業篇。一意摶心。亦專心也。又漢書蕭何傳。上以此剸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剸、讀與專同。荀子榮辱篇。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剸亦同專。又樊噲傳。高后時用事顓權。師古曰。顓與專同。是專又可作剸顓。嘉定錢詹事曉徵以說文嫥壹也。作嫥爲正。然摶字从專。古人通用亦多矣。錢名大昕。其學識近今罕有及者。

官學在四夷

左氏昭十七年傳。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石經作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案家語王肅注亦云。夫子稱官學在四夷。蓋天子失官。則官多廢。故無有能舉先代之典者。所謂官學。猶今言通經者爲經學。通史者爲史學。指專門而言。若鄭公孫揮之能辯族姓班位。晉蔡墨之能言五官。其斯謂之官學與。

繞朝贈策

贈行以策。其爲鞭策無疑。其言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以知其情。傅氏謂蓋朝曾言於秦伯請留之。亦未見其必然。要之朝固未嘗與晉合謀明甚。乃韓非說難云。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元何狃作注遂實之云。後秦竟以言戮之。此事未見出何書。豈非憑空傅會乎。士會使魏。秦伯實遣之。朝縱不請留。亦斷不爲之畫去計。秦伯胡爲而戮之。失一賢臣。又戮一智士。有以知秦之必不爲也。

提月

公羊經。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實石于宋五。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云。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在陸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月。故釋文先云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氏不詳審傳文及邵公之注。明是爲提字作詁訓。若作是月。何勞如此費辭乎。初學記晦日條引此。正作提月。陸佃注鶡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云。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爲證。

長言短言

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春秋。伐者爲客。何休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伐者爲主。何休曰。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蓋同一字而讀法有異。高誘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亦有所謂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異讀。劉熙釋名。於天有以舌腹言者。有以舌頭言者。於風有以橫口合脣言者。有以踧口開脣推氣言之者。各方不同。漢書王子侯表。襄嚘侯建。晉灼曰。音內言嚘說。又猇節侯起。灼亦云內言鴞。內言亦是讀法。明人刻監本。疑內言是詩巧言。遂改說字爲菟以附會之。毛本尙作嚘說。蓋卽虞書之讒說。毛本是也。古人謂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童子入小學。師爲之辨聲音。審文字。離句讀。皆必以口相傳授。而後終身不至於謬。今世亦無此師。閒有偶及此者。反笑以爲迂矣。

糝謂之涔

爾雅釋器。糝謂之涔。郭璞本糝作槮。釋文云。爾雅舊文幷詩傳竝米旁作。小爾雅木旁作。其文云。魚之所息謂之橧。橧、槮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郭因改米從木。文弨案。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引爾雅。尙從米旁作。幷引犍爲舍人曰。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涔也。則糝之義益明。今毛詩正義、爾雅釋文及疏、皆不載犍爲舍人語。臧鏞堂案。周頌潛正義引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據釋文所云。則郭氏前注爾雅者俱作木旁。李亦與舍人義同。以木乃以米之誤耳。

論語子路子貢疑管仲非仁

明顧端文憲成劄記有云。予頃讀孔子與子路、子貢、評管仲二條。殊可疑。因語予弟季時。名允成。季時曰。此恐是齊人張大之辭。而託於孔子耳。或齊論語竄入魯論語中。未可知也。謂出自孔子。似乎不然。予曰。弟此意見得極直截。近袁子才亦同此見。謂齊人最尊管仲。此必齊之弟子記之。其上章云。齊桓公正而不譎。下章云。陳成子弑簡公。非齊論而何。文弨案。孔子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齊人在聖門者。若子羔、季次、諸人。見地特高。亦不應有此。班固謂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論語蓋門人所記。乃弟子之弟子也。故往往附載其師之說。荀卿、吳起、之儔。亦出其中。流愈遠而失眞。故有此雜而不純之論。卽有以自經溝瀆爲不指召忽言者。亦曲爲之解耳。就使不指召忽。語氣亦覺抑揚太過。與聖人平日辭氣迥然不同。孟子學孔子者也。而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豈有聖人許之。而孟子顧貶之若是甚哉。有以知孔子之必無是語矣。袁名枚。錢塘人。由庶吉士改知縣。三十二而致仕。今居江寧。卽舊治所云。

毛叔鄭

逸周書克殷解毛叔鄭奉明水今俗本作毛伯譌宋元本皆作毛叔與史記同有謂毛叔名聃見左傳定四年杜注此毛伯鄭當別一人余案漢書古今人表毛叔鄭下本注云文王子又大紀云武王封庶弟鄭於毛若以爵稱伯則衞叔何以不稱衞侯杜殆以左傳毛聃連文而致誤也陸氏左傳附注云聃季是毛叔弟何緣取兄名爲封國之號斯必不然又陶淵明四八目作毛叔圉不見於他書亦未足爲據書顧命有毛公以諸侯入爲三公者未知卽毛叔鄭否

別風淮雨

尚書大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其使請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鄭康成注淮暴雨之名也自後諸書所引皆作烈風淫雨若說苑辯物篇書舜典正義詩蓼蕭臣工及周頌譜正義所引皆無有作別風淮雨者劉彥和雕龍練字篇有云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已用淮雨元長作序亦用別風（今本脫此二句宋本有之）案古文苑載傅毅作北海靖王興誄云白日幽光淮雨杳冥但其文不全今雕龍誄碑篇所載爲後人易以氛霧杳冥矣蔡中郎集中有太尉楊賜碑云烈風淮雨不易其趣今俗閒本淮雨改作雖變余所見者宋本也安知烈風不亦出後人所改乎元長序無考唯陸士龍九愍有思振袂於別風之語於彥和所舉之外又得此二證

鮮有解義

列子湯問篇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殷敬順釋文引杜預注左傳。不以壽死曰鮮。案此說非是。不以壽死。謂夭死或他故死耳。列子之所云鮮。則當以解剝爲義。墨子魯問篇。作鮮而食之。與列子同。其節葬篇。作解而食之。明鮮解一也。禮記月令。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呂氏春秋。作解落。亦其證。

椎政

韓非八說篇云。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椎（今本譌推）車者。注以珧爲蜃銚。摩田器也。上古摩蜃而耨。椎車。卽椎輪也。下云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椎政也。故智者不乘椎車。聖人不行椎政。蓋椎政卽因椎輪爲說。用相比況。今本皆譌爲推政。推政當作何解乎。

史記韓非傳拂悟本連文

韓非說難云。大忠無所拂悟。今本史記。乃以下句辭言無所擊排之辭字。與悟互易。案非本書作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悟、古與忤通用。呂氏春秋蕩兵篇。百姓之以悟相侵也。立見。亦是以悟爲忤。索隱正義所見本。尙是拂悟。索隱解云。不拂悟於君。正義云。拂悟當爲咈忤。古字假借耳。不知後何以互譌。

篇卷

篇、卽卷也。漢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有謂其無卷數。裴駰爲集解。則分八十卷。隋志始以一篇爲一卷。

此語殊不然。漢志易皆言篇。詩皆言卷。其餘一類之中。或篇或卷不一。後每種各結之云。凡若干家。若干篇。至末總結其數云。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此非篇卽爲卷乎。其數閒有不合者。此則傳寫之譌。而大致亦不甚相遠。若集解一書。本來亦如今所傳索隱單行本。必不全載史公之文。此自易之十翼、春秋三傳、皆不連經。唐人五經正義。所以標起訖者。以本不連經注故耳。不可以集解之卷數。爲卽裴氏之史記本也。

藉神

戰國秦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恆思有神叢與。恆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今吳越之俗有所謂起傷者。亦類此。嘗見宋趙復齋名彥肅行狀云。調秀州推官。犴多重囚。廉其故。蓋俗多淫祀。兇人欲甘心於仇怨。則挾酒食。祭拜乞助。謂之起傷。今此風不知尙有否。而其名猶傳於人閒。每見強梁肆暴者。輒目之曰起傷。又優人演目連變。必先攜雞酒至叢冢閒。殺雞瀝血而飮之。借鬼神附其身以爲助。亦名曰起傷。演畢。仍向元來處解之。案禮記郊特牲。鄉人禓。鄭注。禓、強鬼。又周禮春官司巫。凡喪事掌巫降之禮。注。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旣斂。就巫下禓。禓與禓釋文皆音傷。則起傷當從亓爲正。禓本亦作禓。見司巫疏。古家鬼強鬼皆名禓。今則專指強鬼耳。

厥機

呂氏春秋本生篇。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高誘注。招、至也。蹶機、門內之位也。乘

聾於宮中。遊翔至於蹙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爾。薄送我畿。此不過蹙之謂。案。此段文有譌誤。黃氏日抄。遂以高注爲謬。考李善注文選七發引招字作佁。高誘曰。佁、至也。佁字是。餘亦同。今本段若膺謂注首蹙機。當爲機槩。蓋以槩訓機也。至於蹙機。謂至機而蹙也。下不過蹙。亦當爲槩字說文。槩、門梱也。梱、門槩也。荀子大略篇。和之璧。井里之厥也。晏子春秋雜上第五。作井里之困也。厥卽槩字之省。困卽梱字之省。蓋門梱有以石爲之者。故晏荀皆云然。而機與畿音義竝同。詩毛傳云。畿、門內也。說苑政理篇。修近理內政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蔡邕集有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云。不出其機。化導宣暢。則厥機皆爲梱閫之內。明矣。橛亦有可通蹙者。如說苑建本篇。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又如莊逵生篇。列黃帝篇。之所言槩株枸列作駒。者。殆亦同蹙。故二字易譌也。

菆屨

呂氏春秋尊師篇。織菆屨。結罝網。捆蒲葦。案。菆是葦藺之名。不可爲屨。此必菆字之譌。說文。菆、粟實也。或作穬。蓋麻粟可以爲屨。後人所謂麻鞋是也。又案。晏子問下篇。有治唐園考菲履之語。此上文亦云治唐圃。文正相類。菆與菲音亦相近。故疑當爲菆字無疑。

曾子二子華元

漢書王吉傳。子駿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師古注引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今韓詩外傳闕此文。）一曰。曾參之

子字華元師古以二子爲是案大戴禮曾子疾病篇云曾元抑首曾華抱足盧辯注元華二子說苑敬愼篇亦同抑首作抱首顏從如淳前一說是也禮記檀弓則稱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申與華殆卽一人

鈇馬飾

宋史儀衞志誕馬下云金爲鈇又甲騎具裝下云金銅鈇長短至膝是鈇爲馬飾明矣然未詳其形制此字見蔡中郎集故太尉橋公廟碑後黃鉞銘云馬不帶鈇弓不受驅則其來遠矣說文鈇但訓刺也餘字書亦未有及馬飾者當補之

蔡中郎集

凡傳古人書當一仍其舊愼勿以私見改作如蔡中郎集有宋天聖元年歐靜所輯本雖未必盡合於隋唐之舊然在今日已爲最古後日重刻便可悉依舊式或有當補者可別附於後當刊者可著其說於篇下斯得之矣今乃移易其篇第并於一篇之中顚倒其次序致有大失其意者如歐本第一卷首篇乃故太尉橋公廟碑以頌居首云光光列考伊漢元公此爲其孤作也故稱列考卽烈考也頌後公諱某字公祖云云至文德銘於三鼎武功勒於征鉞官簿次第事之實錄書於碑陰以昭光懿此四字依水經注各本俱作俾爾昆裔永有仰於碑陰云不成文句出自後人妄竄無疑故易之此是第二段下云橋氏之先出自黃帝云云至巍巍乎若德允世之表儀也已爲第三段終焉卽所謂碑陰也其四銘卽附此篇之後自明張天如刻百三名家集於蔡集以賦爲首次

以疏表書論議對問設論連珠頌贊箴銘而後及於碑。此碑則以橋氏之先云云。公諱某云云。連爲一段。於末妄增銘曰二字。然後以光光烈考提行。至作憲萬邦終焉。四銘則別入銘類。不繫此碑之後。則全與篇中所云不相應。篇中所云書於碑陰者。卽橋氏之先一段文也。若倒在末。則所云碑陰。又何所指乎。

本朝康熙年閒。又有莘野劉嗣奇弟兄重刻蔡集。分爲六卷。碑在第五。此文全與張本同。但不加銘曰二字耳。中郎又有太尉橋公碑一篇。乃爲故吏司徒崔烈廷尉吳整作者。劉本則移之於四銘之前。不知文德銘於三鼎武功勒於征鉞之語。自在前篇。今乃繫於後篇。不亦謬乎。甚矣。人之好妄作也。如此爲能傳古書。則古人之面目反隱矣。

古書流傳。譌謬自所不免。果有據依。自當改正。蔡集余有校本。今姑以橋公二碑略言之。第二段云三孤故臣門人相與述公言行。咨度禮制。考水經注。言行作之行爲。是此碑但記行事耳。禮制作禮則。又下鉦鉞作征鉞。亦當從水經注改正。末云俾爾昆裔。永有仰於碑陰云。語意全不似漢人。且此是三孤與其故臣門人所述。安得有俾爾昆裔之語。故吾以爲當從水經注。作以昭光懿爲得也。時有椒房桂戚之託。桂乃貴字之誤。特進潁王梁不疑爲河南尹。案不疑未封王。乃潁陽侯之譌。當事以對。當作當以事對。貞以文章得用。句　鬼薪公。句　離司寇。句　文章舊本作文筆。又西府俱四府之譌。四府乃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也。民有父子俱行。句　凶人本又有一人字衍。惡言當道。句　曉之不止。句　其子殺之而作人公者譌。捕得。句　公以其三字有本缺。見下有其字衍。侮辨直。句本無直字。乃文脫。不舉文書。此段皆以舊本考正。又云。凡所獲祿。皆公府所特表。選舊本作表

送。蓋仕而不受祿。故公府爲特表送也。又云。自九列之後。乃以丕貤。言其位至九卿。祿皆散之親舊。故云丕貤。有本作自九列之後。咸以明公連下句者。非是。又析見是非。下疑脫二字。明作速於發機。本或無析見二字。下句作達於事機。又張本作察機。皆譌。黃鉞銘是用鏤石下。水經注有假象二字。當補入。蓋卽一篇之中。其當改訂者不少。但究須審愼。疑者寧闕。以俟後之人或有能通其意者。若遽憑臆改定。而又全沒舊文。則似是而非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

婦人繫姓

婦人繫母家姓。生則以伯仲。如孟子、仲子、伯姬、叔姬、之類。亦以其國。如齊姜、宋子、秦嬴、陳嬀、之類。死加以謚。或從夫之謚。俱兼姓而稱之。漢晉之世。婦人有字者。姓亦繫字下。後漢書載曹世叔妻班昭。字惠班。陰瑜妻荀采、字女荀。華陽國志所載敬司。乃司馬氏女也。又如助陳元常、靡常、貢羅、玆何、敬楊、諸人。亦皆姓繫字下。晉李矩妻衞鑠、字茂漪。其自稱則云李衞。兼兩姓而稱之。

慶厤聖德頌

石守道作慶厤聖德頌。直指大臣。分別邪正。孫明復謂之曰。子禍始於此矣。今讀其詩。於姦邪曾未指斥一人。不知當日何卽以此召怒。及讀其序。而後知今日之所傳非全詩也。序云。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字。今止於七百六十八字。共少一百九十二字。則其爲不全可知。其序列諸賢。自得象與殊昌朝仲淹弼衍琦脩靖素襄而下。卽承云皇帝明聖。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魅。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

距斯脫。是其所云姦邪者。亦必實指其爲某某。而今皆闕之。吾意當時不獨小人之黨。惡其指斥而滅去之。卽正人君子之爲守道計者。亦必共相與去之矣。故其全者遂不傳。

薄耆

枚乘七發。薄耆之炙。鮮鯉之膾。李善注。薄耆未詳。一曰。薄切獸耆之肉。而以爲炙也。耆。今人謂之耆頭。案。耆頭之義亦難曉。余疑耆卽鰭之省文。公食大夫禮。有牛鮨。鄭注云。內則謂鮨爲膾。然則膾用鮨。今文鮨作鰭。案此則耆當亦謂牛鰭。但云獸耆。不知是何等獸。其所云薄切。義則是也。

釣藤

本草。釣藤有刺若釣鉤。亦名弔藤。陸魯望藥名離合夏日卽事詩有云。歸來又好乘涼釣。藤蔓陰陰著雨香。今醫家通呼爲鉤藤。無有知爲釣藤者矣。

鴟鴞撮蚤

鴟鴞撮蚤有兩說。莊子秋水篇。鴟鴞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釋文引淮南子。（見主術訓。）鴟夜聚（今本亦作撮。）蚤察分毫末。許愼云。鴟夜聚食蚤蝨不失也。案。今高誘注云。鴟鴞謂之老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著其巢中。二說不同。似蚤蝨之說近是。舉蚤蝨。則蚊蚋之類可知。正不必鑿定一物。然今人翦小兒指甲。率置隱處。不欲棄擲庭院間。則亦因高說以爲戒耳。

鍾山札記卷二

詩攷引韓詩誤

王伯厚詩攷於韓詩引速速方轂天夭是椓云出後漢蔡邕傳且引章懷注云韓詩亦同作轂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也今案邕傳作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注先引毛詩之文并引傳及箋然後云韓詩亦同謂韓詩與毛鄭之說同也下云此作轂者蓋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方猶竝也乃章懷釋邕之文故用此字今王氏乃誤以爲韓詩亦同作轂并删去蓋字而以章懷之說爲韓詩之說不審甚矣

檛船

元徵之詩便邀連榻坐兼共檛船行檛船蓋撥船使進之意案易林履之坤云循河檛舟旁淮東遊元語本此今本易林皆誤作榜舟惟陸敕先以宋本校者不誤字从木或从扌者非

勝

疲癃之癃今人但作傀字亦可作憊列子湯問篇饑憊則飲神瀆皇侃論語義疏五十以學易云欲令學者專精於此書雖老不可廢憊也又易震彖傳王弼注古本作惰憊者懼於近矣見日本國考文今監本皆脫憊字

八字

吳融送策上人詩八字如相許終辭尺組尋又寄貫休上人詩八字微言不復聞案韓鄂歲華紀麗云八字之佛爰來注荆楚人相承四月八日迎八字之佛於金城設榻幢歌鼓以爲法華會

孫叔敖實蒧氏

毛檢討大可作經問及四書索解力辨叔敖非楚公族竝非蒧氏乃蓼國期思之處士歷引荀子、呂覽、史記、說苑新序、列女傳、爲據余案左氏宣十一年楚令尹蒧艾獵城沂杜注云孫叔敖也十二年邲之戰隨武子云蒧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云云又云令尹孫叔敖弗欲戰南轅反旆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軍事以車爲重而令尹實主之則士會所稱蒧敖非卽叔敖乎比年之間楚不聞有兩令尹且在軍而更易執政之臣此事理之必無者況敖之名又相同則其爲一人爲蒧氏實無可置疑者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知分篇、皆云叔敖、薳賈之子薳卽蒧也服虔注左傳云艾獵蒧賈之子孫叔敖也杜氏從之總之左氏蒧敖一言可爲蒧氏之確證與其信諸子也不如信傳

勤望

詩摽有梅迨其謂之箋云謂、勤也本爾雅釋詁文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周易歸妹彖傳正義用其語云妹既係姊爲媵不得別適若其不以備數則有勤望之憂今本皆譌作動望考宋本尚不誤

易序卦正文誤入注

序卦傳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下本有履者禮也一句今本皆誤入韓康伯注中唯唐李鼎祚集解

作正文。案王輔嗣周易略例引雜卦曰。履不處也。又曰。履者禮也。若是韓注。輔嗣無緣引之。以此爲證。則集解本爲不謬矣。但輔嗣引雜卦。而於此句不別言之者。省文耳。且韓注中竝無可與爲比例者。而獨於此具釋不然。明矣。

黨訓所

淮南子道應訓。西窮昔冥之黨。黨當訓所。案釋名。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又公羊文十三年傳云。往黨衞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何休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史記齊世家。萊人歌曰。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集解服虔曰。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案此亦齊人語。然上黨在晉。而亦以所爲黨。則不獨齊人爲然矣。

隸

淮南齊俗訓云。譬若舟車。楯隸窮廬。故有所宜也。高誘注。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隸。泥地宜楯。草地宜穹廬。今本淮南隸譌作肆。唯葉林宗本作隸。从長从朿。案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隸。泥用楯。山用樏。釋音云。隸、乃鳥切。推版具。今檢玉篇無隸字。有肄字。从長从土从小。音正同。云勠肄長不勁。蓋與嫋嫋同義。廣韻則从長从赤。三字不同。案朿字亦有荣音。當从朿爲正。又淮南脩務訓沙之用肄。葉本亦譌作肆。而別本有作鳩者。案呂氏春秋愼勢篇。作沙用鳩。字書。九與糾通。則音亦可通轉。卽以鳩從文子淮南讀。其亦可也。

炮格

史記殷本紀紂有炮烙之法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漢書作炮格今案史記索隱引鄒誕生云烙一音閣又云爲銅格今本譌烙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又楊倞注荀子議兵篇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懸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庋格庋閣兩音皆可通呂氏春秋過理論云肉圃爲格高氏注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列女傳所說亦相類是其爲格顯然而不但以燔灼爲義今諸書皆爲後人改作炮烙矣段若膺嘗正其誤

格是

白樂天詩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又有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容齋隨筆云格與隔二字義同猶言已是也近來樂天集改作況是淺俗之甚司空圖亦有句云格是厭厭饒酒病終須的的學漁歌

遂跌以下

左氏宣二年傳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服虔本作遂跌以下跌字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之死亦跌而出皆是急迫不及納屨使然趙盾飲未至醉何假於扶明扶字誤抑古者見君解韤故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韤而登席衞侯怒余外祖馮山公先生以詩赤芾在股邪幅在下證之知可以去韤也

大成午

漢書古今人表有大成午在中中。見韓策。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云云。高誘本與上三晉已破智氏一篇相次。鮑彪本移易其次於二篇之中。間以韓傀相韓一篇。而誤截大字於三晉已破智氏篇之末。段規勸韓王取成皋。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鮑彪本作果從成皋始大。此熟於左氏成子始大之文。而不知語意之各異也。段規之意。止在得成皋以取鄭。故末二句正著其語之驗而已。且卽欲明韓之始大。亦當云其後果從成皋以取鄭。韓於是乎始大。不當云果從成皋始大也。鮑氏於此頗覺鹵莽。而吳師道亦復不覺其誤。甚矣。古書之不可輕議更改也。此大成午。史記趙世家作大戊午。韓非子內儲說下作大成牛。各譌一字。唯人表與韓策合。

銅有紂音

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銅陽。孟康曰。銅音紂。後人疑其音不合。輒於其下增作紂紅反。不知銅元有兩音。而銅陽縣自當音紂。顏師古漢書高帝紀注云。李登呂忱並音貫。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引地名射陽作貰爲證。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爲射。自是假借。亦猶銅陽音紂。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卽定其名以爲正音乎。據此。則銅陽斷不讀紂紅反明矣。玉篇。銅直壟切。鱷魚也。又直久切。廣韻。徒紅切。又直冢、直柳二切。爾雅釋文。鱷、大銅。音童。又逐拱反。是則玉篇廣韻亦明有紂之一音。非誤明矣。近人表中有一聯云。別風淮雨。惜奇字而偏留。許綠紂紅。踵駁文而莫悟。許綠見顏氏家訓。顓頊許綠反。人誤讀爲

許緣反。今以紂紅配許綠。得毋亦以紂紅爲正音乎。

准

廣韻準字下。以准爲俗。然其來已久。諸子百家之書皆有之。周書寶典解。准德以義。管子宙合篇。規矩繩准。稱量數度。（他篇尚多。）文子道原篇。放准循繩。莊子天道篇。平中准。呂覽君守篇。有准不以平。淮南子齊俗訓。眇者使之准。白虎通五行篇。水之爲言准也。緯書有靈准聽。家語五帝德篇。左准繩。右規矩。晉山濤帖有陳准。晉書律志。京房作准以定數。若此者非一。固不因避劉宋順帝、趙宋寇萊公之名而改也。北史魏長孫肥傳。中山太守仇儒。推趙准爲主妄造祆言云。燕當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此更可爲古來相沿作准之明證。

福

福從衣與從示者別。見文選西京賦仰福帝居。李善注。福、同也。匡謬正俗。見當時本有作福字者云。福當爲福。古副貳字。又徐鍇說文繫傳。於福字下辨之云。西都賦仰福帝居。彼福字從衣。非此字。文弨讀荀悅申鑒政體篇云。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福亦是福字之誤。當訓爲副。

麤粗

說文。麤、行超遠也。倉胡切。粗、疏也。徂故切。兩音兩義。昔人多以麤粗連用成文。春秋繁露俞予篇云。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篇云。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莊子則陽篇。釋文司馬云。鹵莽。

猶麤粗也。粗亦作觕。漢書藝文志敍數術云。庶得麤觕。何休公羊隱元年注云。用心尙麤觕。文二年同。觕、才古反。與粗音義竝同。每見今人遇麤粗字。改爲麤糲。或改麤疎。皆失於不考。宋陸農師通小學者也。其答陳民先書有云。精神之所會。得其精微而遺其麤粗。今校者改作麤麤。便不成文理。又晏子問上篇云。縵密不能麤苴學者詘。麤苴疑亦卽麤粗。蓋言不能周密而但涉獵耳。

二八

左氏昭廿五年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呂覽淮南亦竝作二人。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賂晉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亦是以八爲列。此二八乃二八之誤。歐陽士秀孔子世家補曰。魯隱公考仲子之宮。初用六佾。則魯羣公之廟庭。由是亦皆六佾可知。季氏大夫。當用四佾。而乃僭用八佾。故於襄廟六佾之中。取其四佾。幷自有之四佾。而成八佾。以此知萬者二人之當作二八。明矣。文弨案。秦遺戎王女樂。亦是二八。齊遺魯女樂八十人。太平御覽引家語。作二八。楚辭招魂云。二八侍宿。大招云。二八接舞。王逸云。二八二列也。皆可互證。

櫛比諧韻

詩周頌。良耜其崇如墉。其比如櫛。釋文。比音毗志反。今人多從之。然非也。比當讀弼。崇墉是韻。櫛比亦是韻。如召南騶虞之乎與虞。皆是句中自相諧合。又如古語之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成與性。貫與然。古人平側不分。亦未常不諧合也。唐顧況十月之郊詩曰。棟之斯厚。榱之斯密。如翼于飛。如鱗櫛比。此可見

昔人固讀比爲弼矣。又凡排比、駢比、皆如此讀。白香山詩。花教鶯檢點。柳付風排比。與出實等韻叶。又餞筵纔收拾。征棹遽排比。與一唧等韻叶。張曲江荔支賦。皮龍鱗而駢比。與微文妙質叶。元微之酬鄭從事詩。舟船駢比有宗侶。於比下自注云。毗必反。

鼓鍾

家語正論解。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鍾以著刑鼎。鼓、鍾、權量名也。王肅注云。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左氏載晏子稱。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今左傳作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注訓鼓爲鼓橐。宋歐陽士秀作孔子世家補辨之云。古人鑄鼎皆用銅。未聞以鐵。又凡鑄鍾鼎。誰非鼓橐者。何必贅此一字。當從家語作鼓鍾。蓋簡子興城而用不足。故其賦斂於晉國之內。自一鼓十鼓以至百鼓已上。自一鍾十鍾至於千鍾有畸。以是爲率數也。又以公私鼓鍾之量有不齊者。索而齊壹之。一卽壹也。燬其不齊者。更鑄以給焉。又取其銷燬之餘。以爲鑄刑鼎之用。此說似較之杜注爲勝。

處必奔

呂氏春秋。仲冬之月云。君子齋戒處必奔。高誘注云。奔、深邃也。此卽書堯典所謂厥民隩也。冬氣寒。故幽民是時皆入此室處。楚辭招魂云。冬有突厦。王逸注云。突、複室也。突亦訓爲深。然則必奔正以居處言之。乃今禮記月令作處必掩身。下云身欲寧。上身字因下句身字而誤衍耳。仲夏之月。處必掩身毋躁。呂氏淮南亦皆以身屬下讀。淮南無處必掩之文。但云。君子齋戒愼身。無躁而已。然仲夏候漸炎熱。戒其露體。

理容可通。仲冬人莫不畏寒。必無有褻露者。而尙沾沾然戒以處必掩身。不太無謂乎。故知今之月令。身字爲衍。而掩字亦當從呂氏作奄。

范蠡流江

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與越語莫知其所終極。徵異。乃呂氏春秋悔過篇云。箕子窮于商。范蠡流乎江。離謂篇又云。范蠡子胥以此流。夫言流乎江。亦可解流爲浮。至其與子胥竝言。則眞若沈於江矣。賈誼書耳痺篇建寧本作范蠡負室而歸五湖。負卽背也。蠡之去不與其妻子偕行也。潭州本作范蠡負石而蹈五湖。此則與流江之說又相近。蓋子胥旣死。吳王載以鴟夷而浮之江。而范蠡乃自號爲鴟夷子皮。意當時因此誤傳。遂皆有流江之說。至唐人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不知其從子胥歟。從少伯歟。流俗遂有蠡載西施之說。則亦以鴟夷之相涉故耳。

王菩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注云。今月令云。王萯生。萯與菩古通用。故呂氏春秋作王菩生。高誘注云。菩或作瓜。瓠瓤也。今刻本皆譌菩爲善。有明劉如寵所梓。知王善字必誤。而不能推究其所由誤。徑依月令作王瓜生。幷改誘之注云。王瓜卽今栝樓也。此大非闕疑之義。案穆天子傳。爰有薆葦莞蒲。茅萯蒹蓌。郭璞注云。萯今菩字。音倍。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行幸萯陽宮。東方朔傳。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

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顏師古注。倍陽卽賁陽也。蓋賁菩皆與倍同音。故賁陽或作菩陽。亦可卽作倍字。則知呂氏之王菩生。正與鄭注所云今月令作王賁者合。集韻賁音蓓。與菩通。呂氏俗本作善。因與菩字形近而譌。劉本妄改。則使後人竟無從考證矣。故古書雖明知其誤。毋寧姑仍之之爲愈。

杌古文簋字

說文。簋古文作杌。案春秋繁露祭義云。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杌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尊實、鬱也。杌實、黍也。敦實、稻也。此正簋作杌之證。文弨校梓此書時。尚沿舊本之誤。作机。錢詹事辛楣爲余言正之。案九與鬼古音相同。故九侯亦作鬼侯。凡軌汎等字。亦皆從九得聲。

褖

新唐書南蠻傳。驃國樂工。皆崑崙衣絳氈朝霞爲蔽膝。謂之褖襹。董衝音義云。褖、古得切。釋典有衣褖。與廣韻二十五德內音義竝同。今案一切經音義阿毗曇毗婆沙論第二十一卷。元應音孤得切。云。相傳云衣襟也。今人因其與木旁之槭相似。遂改唐書音義爲占待切。有新梓林和靖詩者。其送僧之京詩云。皇城十二衢。埃塵滿香褖。何以待歸期。山中桂花色。疑褖不當與色爲韻。妄改爲香域。此何義也。和靖詩中尚有香褖漸多塵之句。褖字、書無考。董亦無音。衣褖用於釋氏爲多。然亦可以通用。虞劭論書云。晉時有一好事少年。故作精白紗褖。衣著詣子敬。子敬取書之兩袖及襟略徧。然則褖非專指衣襟也。

新唐食貨志之誤

志云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絲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此於舊所無者增之分者併之文獻通考疑其太重是矣至其約舊志及通典之文亦復有未盡明晰者蓋歲輸粟二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或出絹絁二丈或不出絹絁而出布加五之一則二丈四尺也時實徵二丈五尺輸絹絁者兼調絲三兩輸布者麻三斤通考於布加五之一下即接以絲三兩亦殊怪蓋粟者穀之實也即稻也新書於粟二斛之外又加以稻三斛豈以後世之言粟者但指粱黍故歟似此稻何以反不如粟而加重也非蠶鄉則出布矣亦無輸銀之理吳縝作新書糾繆而於此最關繫處反略而不言則其所摘者但篇章之小疵耳余考之唐律疏議依賦役令每丁租二石調絁絹二丈絲三兩布輸二丈五尺麻三斤丁役二十日然猶未甚明析又考之唐六典戶部下云課戶每丁租粟二石其調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絲三兩輸布者麻三斤本作二斤疑誤又考關內道下子注云京兆同華岐四州調絲絹餘州布麻又河南道下云陳許汝潁調以絁絲唐州麻布餘竝以絹及絲更可見綾絹絁三者不竝徵也皆無稻三斛絹二匹絹字應有銀十四兩之語新志妄增之其流毒恐有不可言者唐時唯蠻州用銀中國尚未以此爲市易何由遽徵之且考通典所載土貢如海南諸郡始貢銀其數大率二十兩開有三十兩五十兩者唯始安郡獨百兩夫一郡二十兩一丁乃當其三分之二有是事乎宋景文荒唐亦斷不至此得無鈔胥之妄增邪唐時丁皆授田故所定賦役如六典所言不得尚疑其重

興雨祁祁

詩小雅大田之篇云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釋文興雨如字本作興雲非顏氏家訓亦以興雨爲是而以班固靈臺詩爲證金壇段明府若膺云雲自下而上雨自上而下故素問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諸書皆言興雲作雲斷無言興雨者韓詩外傳八呂氏春秋務本篇漢書食貨志上隸釋無極山碑皆作興雲更不比單文孤證矣興雲祁祁雨我公田如言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也梁曜北云鹽鐵論水旱篇後漢書左雄傳皆作興雨高誘注呂氏亦云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則本文亦是興雨近嘉定錢宮詹曉徵漢書考異據韓奕詩祁祁如雲謂經師傳授之異非轉寫有譌此說本於洪氏及野客叢書當是也

駉駉牡馬

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顏氏家訓以牡字爲是謂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騲也段若膺駁之云以周官馬政考之凡馬特居四之一則有牡無牝之說全非唐石經元作牧又改作牡臧在東復折衷其說云顏氏本引毛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則不必考之周官馬政而此頌自作牡馬駉之言駉駉牡馬猶定之方中之言騋牝三千詩人辭意各有專主非汎言也下云在坰之野牧意自明從唐石經後所改爲是

唐屯田

唐屯田與其給牛之等新書食貨志所載又多譌脫文獻通考取其文亦不能辨也志云唐開軍府以扞

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今考通典云。開元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則當云司農寺每屯三十頃以下至二十頃。今云每屯三頃以三頃之少而設屯官、屯副、以主之。不太煩乎。又云。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此又誤也。通考又載通典之文於後云。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強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其稻田給牛之數。則與志同。今以土軟、土硬、改爲上地、瘠地。未盡失也。而兩句皆脫去一頃二字。則於牛力甚有餘。而以一牛博瘠地二十畝之所入。何以相當。通志前後互載。不加契勘。甚非著書之體。

雄雒易譌

今外傳越語王孫雄、舊宋本作王孫雒。墨子所染篇道藏本亦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又句踐伐吳外傳、越絕請糴內傳、又記吳王占夢、皆作王孫駱。說苑作公孫雒。唯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王孫雄。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作公孫雄。宋公序作國語補音。定作雄字。且爲之說曰。漢改洛爲雒。疑洛字非吳人所名。今案宋說殊誤。有駱有雒。見於魯頌。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傳作伊雒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漢書。宏農郡有上雒縣。人表有雒陶。乃舜之友。尸子作雄陶。是後漢以前本有雒字。至後漢乃始專用雒。廢洛耳。豈東京創製此字乎。以駱字證之。則雒字是矣。否則不若各從本書爲得。又如後漢列女傳有孝女叔先雄。水經注江水一。雄作絡。舊本誤作終。故困學紀聞引之作光終兩字。皆譌。今案華

陽國志黃帛傳帛自沈求夫尸與絡求父尸同時人爲之語曰符有先絡爽道張帛絡帛叶韻則紲字之誤顯然而後漢傳之雄字亦當作雒明矣又呂氏春秋聽言篇空洛之遇空洛乃地名淫辭篇作空雄是亦雒字之誤

羆九

山海北山經倫山有獸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羆九今本皆脫九字唯道藏本有之後載郭璞贊云竅生尾上號曰羆九注以川爲竅也其注爾雅白州驠以州爲竅故畢中丞山海經校本疑川字當作州是已

一膊

呂氏春秋察今篇嘗一膊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今本膊作脬誤膊卽臠字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子虛賦有云膊割輪焠集解引郭璞曰膊音臠顏師古注漢書相如傳云膊字與臠同李善注文選亦音臠竊疑膊乃從矚省其下又與寸篆文亦相近故可讀臠意林卽作臠字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引呂氏作嘗一臠肉淮南說山訓說林訓及史傳作一臠者多知一膊之卽一臠者少矣又案淮南繆稱訓同味而嗜厚膊者必其甘之者也高誘注厚膊厚切肉也膊亦疑是膊字

同年丈人

同年之父稱同年丈人鄭谷雲臺編自序曰谷騎竹之年卽有賦詠同年丈人三川守李公朋同官丈人

馬博士戴嘗撫頂歎勉謂他日必垂名胡震亨唐詩戊籤所載俱删去兩丈人字語便不可通王禹偁在宋初於同年之父猶稱丈人今小畜集中如馮氏家乘序爲馮諡作其子伉禹偁同年也文云某辱同年之顧覽丈人之作又銘王子輿希孟父墓云某與希孟爲同恩生重以宗盟丈人之墓所宜爲銘又爲朱遵式墓碣銘云某與大著作謂其子九齡爲進士同年請以詞臣之筆誌於丈人之墓今小畜集鈔本刻本皆誤以丈人爲文人嘗以鄭谷語正之

薦表稱字

文選載孔融薦禰衡表云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又任昉爲蕭揚州薦士表云竊見祕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字僧孺年三十五宋書良吏陸徽傳載薦士表云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古人於君上之前亦兼稱臣下之字是以其君亦間有稱臣下之字而不名者唐文宗聞人舉陳子昂名因曰他字伯玉可見此風至唐猶然也

外三字

宋制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爲兩制舍人官未至者則云知制誥世稱美之爲三字見洪容齋三筆而幕府之掌書記者因亦謂之爲外三字王禹偁小畜集有還揚州許書記家集詩云廣陵郡大古九州記室官清外三字或改三字爲三事誤

常椹

鮑照謝上除啓臣白（俗本作自謙丁常桓來塗階級非所敢冀又通世子自解云僕以常桓無用於世常桓疑卽庸豎漢韓明府孔子廟碑則以爲桓桓字說文木豆謂之桓鮑之所用則非此義蓋本桓字同豎謙爲桓也

蒨胡

周禮天官鼈人掌取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蒨胡（句龜鼈之屬案呂氏春秋孟冬紀其蟲介高誘注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漫與蒨音義同甲周其外皮亦周其內今人謂鼈有裙五代史補言僧謙光但願鼈生四掌鼈留兩裙裙卽所謂皮漫胡也廣雅釋詁三蒨當也蓋如器之有當莊子說劍篇曼胡之纓此當與古係冠者殊必擁其頸與頷下而爲之故亦取名於此耳

門焉者閨焉者

公羊宣六年傳晉靈公使勇士往殺趙盾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何休注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門閨（諸本二字誤倒守視者也上其堂則無人焉注言焉者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段若膺云依注則前兩句當作則無人焉門者則無人焉閨者余謂下句注當作故不言堂者今本皆衍一焉字此傳文及注疑皆後人轉寫失之

苦息也

爾釋雅詁苦息也郭注苦勞者宜止息意則是矣而未有明證案家語困誓篇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

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困、倦、皆勞苦之意也、病而求息亦是、

車中內顧

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夫君人者、莊纊塞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以爲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顧無不字、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所習讀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無不字也、夫張賦之車中內顧、與莊纊塞耳、皆四字爲句、加一字、則參差不齊矣、崔駰銘今載古文苑、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勅、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愼茲容、段若膺云、觀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爲內顧矣、崔銘中之正位、卽正立、古位立通、又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轊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爲說也、

鄧扈樂

左氏莊卅二年傳、圉人犖、公羊作鄧扈樂、案、何休於公羊宣十二年傳、厮役扈養下注云、養馬者曰扈、是扈與左氏圉人同義、鄧當是其姓爾、

欲奇此女

漢書高帝紀、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欲奇云者、由人自以己意奇而異之也、史記外戚世家、王太后母臧兒卜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云云、文法正同、乃有朱子文者、以爲當作公始奇此女、

欲與貴人。便成時下庸句。此類監本乃取而載之。何也。

劬錄

荀子榮辱篇。孝弟愿慤。鞠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楊倞注云。鞠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蓋以君道篇有愿慤拘錄語。故謂鞠同拘。然淮南子主術訓。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辨慧捷疾劬錄。則劬錄猶今人之所謂勞碌。但以檢束爲言。非也。泰族訓又云。劬祿、疾力作劬是也。祿當作錄。或古人以音同。得借用也。君道篇以愿慤拘錄。爲官人使吏之材。則尤當作勤勞解爲是。

淩慄也

爾雅釋言云。淩、慄也。釋文云。案郭注意當作悋。埤蒼云。悋、慄也。今本釋文及疏皆以郭注意作陵。埤蒼作淩。此竝誤也。案淮南兵略訓。諸侯莫不慴悋。鶡冠子備知篇。登高者下。人代之悋。張平子西京賦。百禽悋遽。竝从立心。陸德明謂郭注意作悋。故引埤蒼之悋爲證。豈有一作陵。一仍作淩之理。至樊光本作淩。如揚子雲羽獵賦虎豹之淩遽。與悋可通用。

易象傳兩用字皆害之誤

易剝上九象傳。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又豐九三象傳。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用與載。與事韻皆不叶。顧寧人易音亦謂其不可曉。今讀江陰楊文定劄記云。兩用字皆

害字之誤也。蓋小人剝害君子。是自割其廬也。然碩果不食。自然之理。君子得輿民心之公。小人雖欲剝盡君子。而君子終不可害也。豐三以明極遇暗時。過剛不中。勢有折肱之損。然以救暗爲心。至於折肱而不悔。於義爲无咎矣。故亦曰終不可害也。案此解甚確。害在十四泰載在十九代。事在七志。古韻皆得相通。古害字作害。故易與用字相混。且有誤作周者。如序周禮廢興。言諸侯惡其害己。舊本誤作周亡。鹽鐵論地廣篇。賤不害智。貧不妨行。亦誤作周智。皆以形近致譌。則知用之爲害。於此益信。

鍾山札記卷三

候鴈北

禮記孟春之月鴻鴈來呂氏春秋作候鴈北呂氏所紀是也仲秋之月鴻鴈來以其從徼外而入中國故當言來若禹貢云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則在中國之地有定止矣其從彭蠡而北也非由南徼之外則但紀其北可耳何以亦言來乎故知呂氏之文爲當

原圃具圃

左氏僖卅三年傳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宋時本是具圃今本作具囿案初學記河南道所引是具圃水經濟水下所引本是具圃新校本乃改作具囿今以杜預注攷之云原圃具圃皆囿名若是具囿杜必不如是下注卽注亦當止云原圃亦囿名可矣以此知作具圃爲是高誘注呂氏春秋凡所引皆作具圃也

東平王雲

水經汶水注載息夫躬告東平王雲事引漢書五行志（此襯氏之誤新校本改作宣元六王傳是也）曰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宋本如此今之瓠字）卽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以上皆晉灼語）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東倍草幷祠之建平三年息夫

躬告之。王自殺。后謁棄市。國除。漢書。石立。宣帝起之表也。上皆水經注元文。此事由息夫躬之誣告。逮王后謁驗治。大抵鍛鍰成之云。雲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卽如漢書所言。石立。宣帝起之表。亦是高尚等之語。今新校水經注移其文作東平王雲及后謁曰。漢世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是不獨受誣於當日。而更受誣於後世矣。余謂此十字是注中之注。與上晉灼同。故上又以漢書二字起文。當從舊本爲是。

山陽橐縣

水經泗水注。泗水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漢宣帝地節三年。封丞相魏相爲侯國。高帝八年。封將軍陳錯爲橐侯。地理志曰。縣故山陽之橐也。王莽改曰高平。此段文多舛誤。宣帝不應在高帝之前。又魏相所封者。據漢書恩澤侯表。於高平下注一柘字。柘縣漢志屬淮陽國。則相所封。乃柘縣之高平鄉。非縣也。新校本知其誤。乃刪去此十五字。然陳錯爲橐侯。亦未得是。攷錯所封。乃眞定所屬之橐縣。舊本水經注尙作橐字。既作橐。卽不應繫之高平。新校本乃改爲漢高帝七年（史表是八年。不當改爲七。）封將軍陳錯（史記是陳錯。亦不必改。）爲橐侯。地理志縣故山陽之屬縣也。此改亦未爲是。眞定去山陽太遠。不如淮陽之猶相附近矣。余意此兩條當一併刪去。於泗水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徑接地理志縣故山陽之橐也。不泯然合符乎。蓋此兩段皆後人所增益。亦不出一手。故參差不合也。

水經江水一注。荊人鼈令。案此乃人名。蜀王本紀作鼈泠。蜀志作鼈靈。新校本惑於漢志牂柯郡有鼈縣之注。遂改爲鼈令。似謂鼈縣之令。非也。

聖于

呂氏春秋審應覽。魏昭王謂田詘曰。然則先生聖于高誘注。于、乎也。案古人用乎字亦可作于。如列子黃帝篇。今汝之鄙至此乎。殷敬順釋文云。乎本又作于。又周穆王篇。王乃歎曰。於乎。釋文作於于。音嗚呼。至詩中于作乎字用者。唯見元稹酬樂天東南行百韻。彼用友于。元詩則云。學問徒爲爾。書題盡已于。又如荀子富國篇。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在是于也。故其罰威。楊倞注。是于猶言于是。說苑亦作是于也。攷今說苑。皆爲後人所更改。其政理篇。聘我者莫大乎於是。必本作是于。而改于爲乎。又改爲於是。故文有複沓也。今所以知其爲是于者。以家語子路初見篇亦說此事云。聘我者孰大是哉。彼作哉。則此定當爲莫大是于也。

後門

荀子大略篇。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楊倞注後門云。君之守後門至賤者。柳下惠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此注非是。案毛詩巷伯故訓傳云。嫗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正指此事。呂氏春秋長利篇云。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高誘注。後門。日夕門已閉也。此釋是矣。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亦有暮而後門語。

鄭康成周禮序

鄭康成有周禮序。見於賈公彥序周禮廢興篇中。近刻鄭司農集未及採入。殆以文不全。且雜以公彥語。別白爲難。故也。今姑以其灼然可知者錄於此。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衞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恫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其名周禮爲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已下是賈公彥語。又曰。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已下。又賈公彥語。故鄭氏傳曰。元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大行已下。又賈公彥語。

三禮目錄

康成有三禮目錄。唐人作疏引之。各冠當篇之首。於題下系以鄭目錄云四字。今本集爲一編。理無不可。題下當直載鄭氏之說。乃今本去鄭目錄云而易以注字。注者注經。豈注目錄乎。又周禮鄭氏注、儀禮鄭氏注、之類。亦入目錄中。殊所未安。

大題小題

古書大題多在小題之下、如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此小題也、在前、毛詩二字、大題也、在下、陸德明云、案馬融盧植、鄭康成、注三禮、竝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蓋古人於一題目之微、亦尊守前式而不敢紛亂如此、今人率意紛更、凡疏及釋文所云云者、竝未寓目、題與說兩相矛盾而亦不自知也、漢書、三國志、毛氏汲古閣版行者、猶屬舊式、他本則不盡然矣、

鄭氏詩譜

康成詩譜、其十五國次序、不與今詩同、作正義者引之、各冠每國之首、則非復鄭氏之元次矣、今欲紬出別爲一編、意誠善也、然當攷其本文而復之、先周南、召南、次邶、鄘、衞、次檜、鄭、次齊、次魏、次唐、次秦、次陳、次曹、次豳、次玉、次小雅、大雅、次周頌、次魯頌、而以商頌終焉、乃今本仍以王繫邶、鄘、衞之後、於正義所云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欲近雅頌云云者、未寓目也、於陳下仍別出檜、不與鄭連、於正義所云既譜檜事、然後譜鄭云云者、未寓目也、此何異於今之周易本義、了非朱子所定之本、蓋明初本義、與程子易傳、兼用以取士、程用今易、朱用古易、合刻之始、改朱之次第以從程、既而單用本義、即於合刻中紬出、而不復攷朱子所定之舊本、事頗相類、幸今休寧戴氏、震海寧吳氏、騫皆有鄭氏詩譜校本版行、後來庶不致沿譌襲繆矣、

續漢書志

續漢書乃晉司馬彪紹統所著、書不傳、而志三十卷、附范蔚宗後漢書之後而傳、梁劉昭又爲之注、

於彪本注進爲大字。其所未備。注以補之。故稱注補。毛氏汲古閣刻本。尙不以續志閒范書之中。而監本乃欲與史漢一例。遂移置列傳之前。且不題司馬彪之名。又易劉昭注補爲補注。皆失本來面目矣。

史記集解索隱正義

左、公、穀三傳經文。多有互異。後人別白注明。今史記三家之注。亦多異同。今若不依三傳之例。於正文先注明。則必有改易遷就之失。卽如五帝本紀。暘谷、正義作陽谷。南譎。索隱作南爲。殷本紀。羑里、正義作牖里。周本紀。居易無固。索隱作居易。其他義同而字異者尤多。後若重梓此書。宜有以別白之。其索隱之注尤多猥并有非注而亦繫於注者。讀之反足以致惑。汲古閣有單行索隱本。殊自井然。凡小司馬欲以己意更定者。不以入注。附刻全書之後。乃爲善耳。

須葑蓯

詩邶谷風云。采葑采菲。傳云。葑、須也。爾雅。須、封蓯。郭注未詳。又須、蕪蕪。郭注云。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案方言。蘴蕘。蕪菁也。玉篇引方言。蘴、江東呼菘。爾雅之封。與葑蘴同一字。蓯亦與菘音相近。故先儒皆以須封蓯。當詩之采葑。太平御覽於蕪菁條。亦引爾雅須封蓯之文。乃作爾雅疏者。妄謂郭意以毛云葑須者。謂蕪蕪。其實郭何嘗云爾也。方言又云。蕪菁紫華者。謂之蘆菔。爾雅。蘆菔。郭云。菔宜爲菔。蘆菔、蕪菁屬。紫花大根。俗呼雹蒘。又注菲蕙菜云。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若蕪蕪下之注。竝無少似蕪菁者。而奈何以此當之。今當依先儒說爲正。

了戾

了戾者。屈曲旋轉之意。許愼注淮南原道訓云。捻、了戾也。郭璞注方言三。軫、戾也。云相了戾也。楊倞注荀子修身篇擊戾云。猶了戾也。或者不曉。輒改爲乖戾乖者。相背而馳。與捻轉糾繞。絕不相類。一字之誤。頓失本義。又案堪輿經云。天寶歷亦有所爲了戾者。曹震圭曰。月陽建前隔位之干配陰建者。爲了戾。又釋名云。枷加也。加杖於柄頭。以撾穗而出其穀也。或曰了了。杖轉於頭。故以名之。此則野人之所知。反有過於儒生者矣。

晉竹

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遣使送吳王。有晉竹十廋。晉竹、卽箭竹也。周禮夏官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鄭注。箭、篠也。故書箭爲晉。此可證晉之卽箭矣。蓋古人讀箭皆如晉。如揖與薦亦同音。爾雅釋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然則越之所產。貴於天下。故以獻吳王也。徐天祜音注。謂廋當作搜。漢溝洫志。漕船五百搜。今文作艘。音騷。船總名也。或作搜。案徐說非是。詩魯頌泮水。束矢其搜。傳云。五十矢爲束。然則搜亦卽束之謂矣。廋可通搜。十廋、五百箇也。竹可爲筏。不必船載。且其所同致者。唯葛布十萬爲多。餘若甘蜜九嶷、文筒七枚、狐皮五雙、皆甚寡約。此晉竹亦宜相稱。且越方忌吳。此竹可爲箭。何取十艘之多。詩搜字本無正解。毛傳訓爲衆意。鄭箋則以爲搜。然勁疾各以意爲說耳。余則以爲卽束矢之謂。以質來者。九嶷本書譌作九党。而韻會乃以爲丸欃。謂欃爲越椒。徐天祜云。詳下文文筒之類。皆以數計。則當作

九嶷玉篇嶷、丁盎切盎也此當從徐說。

篻

爾雅釋草篻、箭萌。今本郭注萌、筍屬也。誤。當作篻、筍屬也。下引周禮篻菹鴈醢。則當作篻明矣。草木皆有萌。安得概言筍屬乎。

蘇桂荏注誤

爾雅釋草蘇桂荏。郭注云。蘇荏類。故名桂荏。此注文不足。案疏中每直引注文。此疏云以其味辛似荏。一名桂荏。正是此注元文。而亦有誤。當云以其味辛似桂。故名桂荏。始得之。

蜚蠦蟞

爾雅釋蟲蜚蠦、蟞。舍人李巡皆以蜚蠦句。蟞句。郭注亦與之同。官本作蟞。卽負盤。竝不誤。此卽廣雅之蟞蟞也。釋文不引。而反引負蠜螘爲說。非此蟲。或又改郭注作蜚。卽負盤。是因邢疏而誤改耳。

騋牝驪牡辛

爾雅釋畜騋、句牝驪。句牡辛。句鄭康成如此讀。案郭注引周禮馬七尺以上爲騋。是竝不以騋屬之牝。明矣。上引詩騋牝三千因成文耳。豈可卽以郭爲騋牝驪牡句絕乎。又案釋文云。孫注改上騋牝爲牡。讀與郭異。牡乃句字之譌。若云騋牡驪牡。豈復成文。若以牡與牝當互易者。釋文何以未之及。故當云孫注改上騋牝爲句。無疑也。邢氏不細審。而以辛字屬下句首。又郭注辛駒辛字亦衍。駒爲小馬。此常訓耳。何必

連爭字。邢氏既截爭駒屬下文。遂於郭注亦增此一字。謬甚。今以釋文證之。知郭與鄭同。唯孫氏獨異。邢疏依孫爲說。不可以誣郭氏。

中射

韓非子十過篇。楚靈王爲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案中射亦作中謝。古射謝二字通用。呂氏春秋去宥篇。荆有中謝佐制者。高誘注。中謝、官名。史記張儀傳後。陳軫舉中謝對楚王。索隱云。中謝、蓋謂侍御之官。然則中與中書、侍中、等同義。而注韓非子者。乃云官有上、中、下。案諸書。竝不見有上射、下射、之文。蓋臆說也。

懷尉

韓非子六微篇。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尉。則左右重。久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懷尉不知何解。後讀北齊書顏之推傳。有所作觀我生賦中有云。祇夜語之見忌。寧懷尉之足恃。正用此事。則此尉字。乃尉字形近而譌。攷說文。尉本作尉。云拭也。蓋巾帨之類。可用以拭者。因卽謂之尉耳。故可以言懷。惟久語與夜語兩皆可通。不知何者爲是。

覺有校義

覺有與校音義竝同者。詩定之方中。正義引鄭志云。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異。趙岐注孟子中也養不中章。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又富歲子弟多賴章。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續漢書律志中。至元

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晉書傅玄傳。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所覺過倍。宋書天文志。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凡此皆以覺爲校也。後人有不得其義而致疑者。更或輒改他字。故爲詳證之。

卿

晉人相呼以卿。但施之於自敵以下少長相習者則可。非可施於所尊及汎交也。晉王衍不與庾敳交。而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爾。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敳蓋自附於交友也。又劉卞少爲縣小吏。及貴。除幷州刺史。昔同時爲須昌小吏者十餘人。祖餞之。其一人卿卞。卞遣扶出。人以此少之。今本晉書誤作輕卞。以鄭樵通志證之。是卿字。此不可施於所尊也。夫婦雖敵體。而婦不可以卿夫。故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謂其婦曰。卿不得爾。然則卿之稱。蓋亦爾汝之比也。

子思哭嫂

禮記檀弓云。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後人因此一言。遂謂伯魚先有一子。子思乃其支子。至元吳氏澂。又因子上不喪出母。而創爲奪宗之論。謂子思兄死時。子思使其子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也。此論殊鑿空無據。禮。大宗無子。則當爲之立後。若子上爲伯父後。則於所生父母亦當降服。何止於不服出母乎。今吳不云立後。而但云主曾祖與祖之祭。夫越禰而直繼其曾祖、祖古有斯禮乎。使子上爲世父後。則子思不當云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矣。近慈谿姜氏宸英有辨極明。余案孔叢云。

自叔梁紇至子順。一世相承。以至九世。孔子雖有兄伯皮。而未聞使子思主叔梁紇之祭。何子思乃爲此創舉乎。況檀弓所云子思。亦未定是孔子思。原憲亦字子思。安得展轉爲之牽強附會耶。

粊

楚辭九歌湘夫人云。粊芳椒兮成堂。洪興祖云。粊、古播字。本作𥫱。文弨案。字書不見有𥫱字。似當作丑。从丑。象舉手之形。四點。米之象也。漢幽州刺史朱君碑。丑芳馨。魏橫海將軍呂君碑。遂丑聲兮方表。皆卽播字。至粊字見說文菊鞠等字从之。裴松之注魏志劉廙傳。引廙謝劉表牋稱考粊過家。分遇榮授之顯。又云考粊之愛已衰。粊疑是廙父名。未審當作何音。若與楚辭同作播讀。字亦別也。若𥫱字必出於傳寫之譌耳。

兒郎偉

上梁詩有兒郎偉。用之以齊衆力。如邪許之類耳。今凡拽重打樁勞力之事。俗亦成口號。而於句末齊聲和之。猶此意也。樓攻媿求其說云。兒郎偉舊不曉其義。或以爲唯諾之唯。或以爲奇偉之偉。皆所未安。在敕局時。見元豐中獲盜元案不改。俗語有云你懣者。懣本音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猶言兒郎懣。葢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唐都長安。循襲用之。今文中有云用相兒郎之偉者。殆誤矣。以上皆樓氏說。余竊以爲不然。葢用力猛者。慮血脈有奔騰僨鬱之患。故爲歌句以宣暢之。且以節其力使暫息。待歌畢而復作之。有其聲。固不必定求其義。以爲

吉語亦可。此三字多置詩句之下。唯朱子作同安縣學經史閣上梁文。用之於每詩句之首。豈亦如攷媿說歟。且如詩句皆有助詞。如竹枝女兒舉棹年少之類。亦用之於動作者。更推而上之。古樂府亦多襯句。迨今乞兒之唱蓮花者亦然。似猶不失古意。

米纜

米纜、蓋如今之挂麪。挂麪屑麥而乾之。此則用米爲之耳。見樓攷媿詩云。江西誰將米作纜。捲送銀絲光可鑑。又云。如來螺髻一毛拔。卷然如蠆都人髮。新弦未上尙盤盤。獨繭長繅猶軋軋。可謂極體物之工矣。米纜二字甚新。不知是土俗所名。抑有來歷也。

潘岳挾彈盈果

晉書岳傳云。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此蓋岳小年時。婦人愛其秀異。縈手贈果。今人亦何嘗無此風。要必非成童以上也。婦人亦不定是少艾。在大道上亦斷不頓起他念。至岳更無用以此爲譏議。乃史臣作論。以挾彈盈果。與望塵趨貴相提竝論。無乃不倫。

蔆蕨攫當作蕨攫

錢曉徵以爾雅釋艸。蔆蕨、攫。釋文。攫音亡悲反。而兼載孫炎居郡、居羣二切。攷說文無攫字。當用孫音而作攫字。凡艸木之名。多取雙聲。薜荔、莫茇、鼎鼏、銚弋之類皆然。蕨攫亦雙聲也。說文、廣雅、皆以薜荔與菱芰爲一物。惟爾雅分爲二條。緐意莫茇與蕨攫聲本相近。（四字皆見母。）薜荔、莫茇、蔆蕨、攫。當是一物而四名。郭

亦知薩有辭居之稱。特以與薩文不聯屬。遂以決明當之。其實當依說文廣雅作釋爲是。

二名不偏諱

記曲禮云。二名不偏諱。今人頗有作不偏諱者。余每以其誤。輒爲正之。今乃知彼亦有所本。相臺岳氏有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中有云。二名不偏諱。偏合作徧。疏曰不偏諱者。謂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案舊杭本柳文載子厚除監察御史。以祖名察。躬辭奉勅。二名不遍諱。不合辭據。此作遍字是。舊禮作偏字明矣。此皆岳氏珂所說。余以爲不然。若如其說。二名不偏諱。則必專指定一字諱。一字不必諱。始得謂之不偏諱。今以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攷之。則二字皆在所諱中。但偏舉其一。則不諱耳。岳氏唯據柳文。何不攷韓文所引。固是偏諱明甚。安知柳文非俗本傳寫之失。抑或當時宣勅者失攷之過。未足依據。偏字義圓。徧字義滯。細體會之自見。

唐文宗年號大和

以太和紀年者。東晉帝奕、後魏孝文、及趙石勒、皆同。唯唐文宗則年號是大和。而非太和。元時所刻新唐書尙不誤。今各書中多誤作太和。可取證者。莫如當時之碑版。然下一截人手所易到者。亦往往爲人戲鑿一點。究其痕迹宛然。一覽易辨。而年號之在高處者。尙明明是大和。卽今各書中亦閒有不誤者。而閱者輒輕易舉筆加一點於中閒。久久遂無有能別白者矣。

槩當作槩卽穀字

穀亦作𣪊字小變耳實一字也今書中往往誤作𣪊風俗通皇霸篇神農悉地力種𣪊疏論衡偶會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九月紀皆作此字齊民要術第十卷引山海經見海內經曰廣都今山海經作都廣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此正作廣都之野百𣪊自生楊用修謂今本山海經誤改作穀案穀乃正字不可謂誤𣪊字篇海下从禾作𣪊从禾是也而上亦非从殼當本作殼則𣪊與穀筆畫竝無增減止禾字在左旁者多遂覺禾居中者爲變體其从殼者又後來轉寫之失乃成俗字耳今人作五穀字亦往往誤从木與楮穀字相混則𣪊之誤爲𣪊亦正相類

諫有閒義

顏氏家訓音辭篇云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中引穆天子傳音諫爲閒一條今本穆天子傳三却作道里悠遠山川閒之郭璞注閒音諫與顏氏不同段若膺云案顏語知本是山川諫之郭讀諫爲閒用漢人易字之例而後義可通也後人援注以改正文又援正文以改注而閒音諫之云乃成弔詭矣若山海經郭傳亦作山川閒之則自用其說也文弨讀韓非子內儲說下六微云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凌瀛初本獨改諫爲閒不知此亦讀諫爲閒正與穆天子傳一例意林引風俗通陳平諫楚千金太平御覽三百四十六引零陵先賢傳劉備謂劉璋將楊懷曰女小子何敢諫我兄弟之好亦皆以諫爲閒

魯與虜通用

史記五子胥傳遂滅鄒句魯其君以歸鄒卽邾也魯其君虜鄒君也魯與虜古通用後人不知以鄒魯爲

二國而其字不可通。乃改爲之字。謬甚。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韓詩內傳云。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亦是以魯爲虜。言視其臣與奴虜等也。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此雜記之文。近人如汪氏、魏氏、皆疑不與之言爲不合於義。余以爲不與亦正非易事。孔子之許仲由、冉求、不從弒父與君。此正是內亂不與之事。鄭子公欲弒靈公。與子家謀。子家始不從。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此非與焉者乎。鄭康成注引魯季孫友以爲證。蓋始則力不能討。故姑爲隱忍。及秉國政。而始可以伸大義矣。石碏亦力不能討者。迨其隙有可乘。而遂圖之。君子以爲純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士匄、韓厥。皆辭。亦但不與而已。至若曹之子臧、吳之季札、亦得引以爲比。又如白公作亂。欲立子閭。子閭不從。而見殺。故吾謂內亂不與。亦極難事。力能討。則爲季友、石碏。不能討。則爲子臧、季札。而子閭則尤其不幸者也。若之何其易視不與而以爲不合於義也。又如親屬蒸報。骨肉相殘。亦謂之內亂。爲之臣子。既無由得言。且亦不必以身殉。亦唯有不與而已。若晉惠帝、賈后、之淫虐。當時有謀廢后者。未必合禮中也。善乎溫羨之言曰。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安可以張華不能廢后而貶責之。此明引禮記成文。可謂極合禮意。

洗犬羹

爾雅釋木。遵、羊棗。洗、大棗。唐以前本有以大爲犬者。丁希曾嘗爲吾言。舊嘗見梁文紀中有以河東洗犬。

隴右蹲鴟作偶句者不知洗犬二字所出問其父龍泓先生先生卽舉爾雅之文謂白帖所集以遵羊洗犬相對家無白帖可向唐類函中檢之果如先生所言案郭璞爾雅注今河東猗氏縣出大棗子如雞卵是大棗非犬棗審矣然棗可名羊安在其不可名犬以此爲爾雅異文夫何傷丁、名傳杭人龍泓先生、名敬曾應博學鴻詞徵

相里造

唐杭州刺史相里君志獨佚其名余案獨孤常州集中有祭相里造文云舒州刺史獨孤及敬祭于河南少尹贈禮部侍郎相里公之靈伊昔密邇可否廷折兇佞京師童兒亦知公名其後江人、杭人、頌德不暇洛表耆老後公而蘇云云蓋從江州移杭州後終于河南少尹也其名曰造字曰公度志所以佚其名者因白香山冷泉記云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造字下本有作字後人疑造作文複徑删去作字今觀白記下云有韓僕射皐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藁最後作此亭後四君皆稱其名白去相里君年代非甚遼邈無緣舉世遂無有知其名者且四君皆云作亭不云造亭造爲相里名證之獨孤之文尤瞭然也舊杭郡志置之韓皐、盧元輔之後云元和閒任皆失之不考

校

釋名其釋兵有云旛、幡也其貌幡幡然也校、號也將帥號令之所在也案所謂校者亦旛之類耳漢書衞

青傳公孫敖常護軍傳校獲王師古曰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爲一校或曰旛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爲旛耳不名校也以上皆顏氏注今案旛校之說未可謂非晉張景陽七命云叩鉦散校舉麾旌獲李善注引漢書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衆有幡校也據如說則校正旛類故可散爲陳列而行若營壘安得言散蓋軍屯各有旛旗以別之故一屯之長亦名校將校之稱蓋以此執兵者卽名之爲兵主校者卽名之爲校事正相類兵校之名人皆知之而其所由以名者則未必盡知之故翻疑釋名之校或誤字耳

事訓傳誰訓推

古書誤字以形聲求之猶有可攷而復者釋名言語篇事、傳也傳立也凡所立之功也故青徐人言立曰傳也舊本傳竝誤作偉以形求之當作傳與事音正相近周禮天官大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注云任、猶傳也陸德明云傳、側吏反猶立也疏云東齊人物立地中爲傳案史記張耳傳莫敢傳刃公之腹中正義云東方人以物垂地中爲傳漢書作剸又管子輕重甲篇仰傳戟之室又曰春有以傳耜義皆相近以爲青徐人語信有徵矣又一條云誰、推也有推擇言不能一也舊本推竝作相亦因形相近致誤莊子天運篇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郭象注誰者別人之意也文選載潘岳籍田賦靡誰督而常勤莫之課而自厲李善注引說文誰、何也攷晉書岳傳誰督作推督則二字義得相通明矣史記淮陰侯傳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蓋推擇必於衆人之中故云不能一且誰亦有推問之

義作推無可疑者。

鍾山札記卷四

倉浪

倉浪、青色。在竹曰蒼筤。在水曰滄浪。古詞東門行。上用倉浪天。天之色正青也。豔歌何嘗行。上慙滄浪之天。俱見晉宋書樂志。又呂氏春秋審時篇。麥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亦言其青色。蒼、倉、滄三字竝通用。非謂天之色如水、以滄浪相比況也。文選塘上行。劉熙注滄浪之水清兮。滄浪、水色也。宋蘇子美於吳下作滄浪亭。避暑錄話。謂滄浪地名。非水名。不當以名亭。蓋失於不考。

范氏

孟子。吾爲之範我馳驅。古本作范氏馳驅。宋書樂志四君馬篇。願爲范氏驅。雖容步中畿。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正用此。孫宣公孟子音義云。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善御者。案。文選東都賦。范氏施御。李善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

掌固

固本與故通。掌故亦所作掌固。攷唐六典。尚書省有掌固十四人。下卽引史記文學掌固爲注云。掌故、主故事也。史漢本亦爲此固字。與周禮夏官之掌固。其職自殊。鮑明遠集中有論國制啓云。彭城國舊制猶有數卷。宜令掌固刊而撰之。又李善注文選兩都賦序引漢書。孔安國射策爲掌固。後來刻六臣注者。便

改爲掌故矣。（周語。杏於故實。史記魯世家作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

田祿

宋書良吏阮長之傳。時郡縣田祿。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秋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史蓋稱長之之廉也。代人未至。若可小需過芒種後。則一年秩祿歸之已矣。而長之欲讓後人。故於前一日亟解印綬去官。蓋芒種前田功尚淺。其去收穫之時尚遙。故秩祿不歸之前人也。今本乃作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又以長之在芒種後一日去官。謬之甚矣。元嘉末始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則在元嘉初也。考晉書職官志。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此則可無偏枯之患。宋元嘉以前。或未用此制也。

噲與快同

詩小雅。斯干噲噲。其正傳及箋。皆以快釋噲。案淮南精神訓。噲然得臥。宋書樂志四吳鼓吹曲。覽往以察今。我皇多噲事。是噲與快同。

夏姬三爲王后

史通引列女傳云。夏姬再爲夫人。三爲王后。夫爲夫人則難以驗也。三爲王后。則於周、楚、皆無所處。以是爲譏。余今考列女傳云。蓋老而復壯者三。當句絕。（郭璞山海經圖讚云。夏姬是豔。厥媚三還。諺亦云。夏姬得道。雞皮三少。）其下云爲王后。句七爲夫人。余謂爲王后上當有一字。左氏雖未言曾入楚宮。而列女傳則言莊王納巫臣之諫。使壞後垣而

出之則固曾入楚宮矣是非一爲王后乎至言七爲夫人若以國君言誠無可考或劉向因後世卿大夫妻通稱夫人而以之例前代幷淫亂者數之固有七矣若史通云再爲夫人則前御叔後巫臣更爲灼然似作再字爲是

書塗泥傳

禹貢揚州厥土惟塗泥孔傳云地泉濕濕字誤塗泥何必以濕字爲訓考古本是地泉温蓋惟温故凍固不密而常見其沮洳耳温與濕字形近故致譌且濕本不作溼字解

唐人稱勝國爲大隨

唐人爲五經正義至永徽始表上今觀尚書舜典呂刑中言及於隨尚稱爲大隨猶有周詩稱大商、周書稱大邑商之遺意即或本前人元文而不加刊削不以爲嫌當時風氣亦尚近古隨本國號後或省作隋二字往往互用如春秋時之隨諸子書中閒亦有作隋者有謂文帝因周齊之閒不遑寧處故省辵者斯言未足據也

嚶嚶

元史有嚶嚶字子山康里人賢臣也書法亦爲世所重其署名亦或作猫字猶米元章名芾亦時署爲黻以二字本同也嚶从嬰猱之本字音乃刀反嚶音亦同今人誤書從夔龍之夔讀亦因之而誤字書竝未有此字也譯者不考又以助語足之去之彌遠矣

衆維魚矣

余友丁希曾解詩衆維魚矣謂衆乃螽字之省說文作螽與螽同左氏穀梁春秋經桓五年螽公羊經作蝩蝩實蝗類凡池湖陂澤中魚嘯子皆近岸傍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卽變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螽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余案此說昔人未曾道過而實確不可易如旐維旟矣旐旟相爲類而小異耳一則人少一則人多故占爲室家溱溱義順而詞顯若示衆人化而爲魚則太怪甚矣雖夢境迷離無有定象而其占爲豐年雖曲爲之解終不似旐旟之占人人皆可領會今釋爲螽則事皆目驗義竝貫通且證之公羊說文而皆合信可以釋千古之疑矣

摸索

今俗語有摸索案淮南俶眞訓以摸蘇牽連高誘注摸蘇猶摸索蓋蘇索一聲之轉重讀則爲索耳亦與捼莎、摩挲、相近詩葛覃薄汚我私箋云汗煩撋之釋文云猶捼莎也捼音諾何切又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酒鄭注獻讀爲摩莎之莎釋名姿容篇摩娑猶末殺也手上下之言也摸索正是以手上下此可見其義竝同末殺、與漢書谷永傳之末殺災異語自別此末殺其語音亦正同摸索耳

汋同液

字書未有言汋同液者劉熙釋名則往往以汋爲液釋形體云汋、澤也有潤澤也上是津下是汗其爲液

也明矣。釋飲食又云。吮、循也。不絕口稍引。滋汁循咽而下也。滋汁亦卽滋液。

茵馮

漢書酷吏周陽由傳。汲黯爲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師古注。茵、車中褥也。馮、車中所馮者也。讀曰凭。余案釋名云。文鞇、車中所坐者也。鞇、伏也。在前人所伏也。是則馮之與鞇皆謂軾耳。縢以爲馮亦當如字讀。與鞇正一聲之轉。韻書亦未以茵馮收入蒸韻。

衞戴公文公卽位年月

以詩、左傳、幷毛、鄭、服、杜、注、及孔氏正義合考之。知衞戴公實以魯閔公二年十二月立。立而旋卒。文公卽繼立。踰年改元。是年爲魯僖公之元年。皆較然無可疑者。證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衞懿公之九年。卽戴公之元年。明年爲文公元年。凡在位二十五年。適相合也。當狄之入衞也。衞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其卒其立。卽告亦必不能如期。許穆夫人之賦載馳。蓋但聞戴公之立而不聞其卒也。其謂是詩作於魯僖之元年。是也。謂必作於元年之六月。以我行其野、芃芃其麥二語爲之證。以爲戴公是時尙在。則非也。夫麥以秋種。在周之十二月已有苗矣。芃芃之盛。苗亦可以當之。不必定指其秀其實。詩不云芃芃黍苗乎。然則是詩之作。必在正月、二月閒。其去狄入衞之時不甚遠。故但聞戴公之立。不聞戴公之卒。自屬事理所有。不可卽據是以爲戴公無恙之證。齊之去衞。與許之去衞更遠矣。聞戴公之在漕邑。命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更非旦夕可辦之事。亦必在魯僖之元年。然亦不可據是以爲戴公尙在也。

左傳云。文公爲衞之多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杜注。謂逆諸河者。迎衞敗衆。此則杜氏之誤也。夫逆之爲言。不可施於卑賤之徒衆。蓋此所逆者。卽文公也。夫許穆夫人以一女子。尙知閔宗國之顚覆。欲馳驅以歸唁。曾謂文公賢者。反安坐於齊。不亟奔赴於新君之所。以共紓國難乎。卽以左氏文義求之。上云爲衞之多難。下云及敗。語意正相承接。若夫石甯二守之出也。狄入衞。遂從之。又敗諸河。此時衞之敗衆。能渡河者。已早自渡河矣。否亦奔逆四方矣。焉有徘徊河上。不畏狄人之殲。而忍死以待宋桓之逆乎。然則文公既隨戴公在漕。戴公旋沒。而國人卽推文公繼之。故左氏遂敍文公之事於魯閔二年之末。服虔云。戴公卒在於此年。杜預云。衞文公以此年冬立。服、杜之注。明白如此。不可目爲無稽之說也。今人之所以致疑者。以戴公之無元年而稱元年耳。夫戴公亦欲踰年改元者。然而其身已不及待矣。其臣子閔其經營再造於艱難危苦之會。而不忍使從未成君之例。於是卽以懿公之九年爲戴公之元年。此朱子綱目之例。而不謂古之人已有行之者。政可見人情之不甚相遠也。至於戴之爲謚。雖見於周書之謚法。在當日亦必以爲國人翼戴之故而遂稱之。卽以懿公之爲懿也。名亦浮其實矣。要皆無暇集衆定議。告於廟而後宣播者也。且衞之後世。如輒之出奔也。且有孝公之謚矣。寧能盡拘常典也乎。故夫十數日之君之有謚也。以前君之年爲其年也。皆變禮也。舉不足致疑。孔氏詩正義云。以衞旣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此論誠然。然使戴公得以踰年。亦必不奪懿公之一年爲其年。唯其旋立旋卒。而臣下又不忍沒之。故不得已而與懿公共此一年耳。戴公固未嘗當年改元也。若文公之立之亦在漕也。且斷然爲魯閔

二年之十二月也。於詩尤有明證。夫定之方中。美衞文公作也。其次章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皆文公卽位後之事也。毛傳云。虛漕虛也。明文公初立亦在漕也。其自齊而至漕也。左氏有明文矣。由其立於魯閔二年之冬。故凡相地卜吉。告於齊。齊爲之合諸侯。俱於魯僖元年中得以次第爲之。春秋於僖二年之正月。卽書城楚邱。傳以魯後往。故云不書所會後也。然則諸侯之會而城也。更在二年正月之前矣。夫城必計徒庸。慮財用。非一二日而可集。若以文公立在僖元年之冬。其能神速如此乎。鄭箋云。定星昏而正。謂小雪時。然則楚宮楚室之作。與城必同時而俱舉。有宮室始可遷。二年遷於楚邱。則所謂定之方中者。必在於元年之冬明甚。敬王時城成周。以八月告晉。十一月晉合諸侯。踰年正月始賦功。始末計歷二時。楚邱之城。約略亦正相似。故毛氏、鄭氏、服氏、杜氏、孔氏、皆當世大儒。其於詩、左氏傳、未有不反覆參證而始決者。後之人亦不必復置異論於其閒矣。

師子吼

蘇東坡戲陳季常詩。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相傳季常之妻柳氏頗妒。然與其良人皆篤好釋典。故蘇之意雖主於規。而所謂師子吼者。實用禪門語。竝未嘗斥言其隱也。偶閱內典佛說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云。舍衞國城西有一村。名曰長提。有一婆羅門。名婆私膩迦。有女名菴提遮。佛告舍利弗。是女非凡。已值無量諸佛。常能說如是師子吼了義經。蓋師子吼雖佛家常語。而此則女人事。用來尤切。注家但引杜詩。證河東之爲柳。是已。而此尙失援引。今人率以河東師子作見成語。不知四字本不

相連也。

騫與蹇音義別

廣韻騫在二仙。訓虧少。一曰馬腹繫。亦姓。蹇在二十二元。飛舉皃。兩字音義各別。近代韻書。乃於騫下亦有飛舉一訓。大誤。今人詩中多沿其失。或舉正之。率引少陵寄賈嚴長律以自解。其詩落句云。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騫。亦在先韻中用騫字。吾謂此句必出庸手所妄改。二公在遷謫中。而曰志在必騰騫。強作在無聊頌禱語以相媚悅。其言鄙陋。實應酬之下者。何可以誣少陵。別本作何事負陶甄。此則是也。蓋不勝其咨嗟惋惜之情焉。豈若贋本之率直少致乎。近代韻書雖於騫字下闌入飛舉一訓。而尚未敢遽增一蹇字於先韻中。曾謂律細如杜。而詩中既用張騫。又用騰蹇。自我作古。如是之甚者乎。夔府詠懷百韻。係先韻。則用張騫。贈蕭郎中用元韻。則有風雅謠孤蹇之句。其截然有辨如此。檢香山長律及宋人蘇長公詩。皆無混用者。昌黎陸渾山火詩是元韻。其視桃著花可小蹇字。正當從鳥上句云藏蹲。此云小蹇。騰舉之與潛藏。正相爲對。而俗閒本乃反誤從馬。讀者愼勿爲俗本所惑可也。

騎衡

漢書爰盎傳。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非倚也。余謂師古之言殊不曉事。跨衡甚危。縱非百金之子。亦未有敢以身試者。此二句正言其過於愼耳。後見北齊書顏之推觀我生賦中。正作垂堂倚衡。則知如淳之釋爲不謬矣。

氏與是同

漢書地理志非子至孝孫氏爲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案大戴禮帝繫篇黃帝聚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句氏產青陽及昌意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句氏產顓頊上西陵氏蜀山之氏乃姓氏之氏下氏產之氏與是同讀者不審每以嫘祖氏昌濮氏連讀誤也下云氏產老童氏產重黎及吳回氏產六子氏產后稷氏產契氏產文命氏產啓皆以氏產連文又云昆吾者衞氏也云云凡六氏字亦同是又云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女皇女匽下不當有氏字由前以嫘祖氏昌濮氏誤讀因謬加之高郵王懷祖刪此二氏字是也余因疑是爲黃帝是爲帝嚳等是字同在一篇之中亦必本作氏字後人妄以己見改之下以誤連讀之故斯其所以不併改耳至氏是通用禮注漢書多有之此不備舉也王名念孫今爲侍御史

賜有盡義

古咄嗟歌衆下何纂纂亦作攢攢榮華各有時衆欲初赤時人從四邊來衆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北海馮氏古詩紀本於賜下注一疑字案李善注潘岳西征賦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引方言賜盡也攻方言云鋌賜撲澌皆盡也澌亦作斯詩大雅皇矣王赫斯怒鄭箋斯盡也釋文云斯毛如字鄭音賜盡也又新唐書李密傳赦庾之藏有時而賜今本作儩字別賜乃正字斯與澌訓盡者皆當讀爲賜

說文謚非本文

今本說文。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徐鍇曰。兮、聲也。謚笑皃。从言益聲。玉篇於謚下增一謚字云。同上。餘竝同今說文。余向於累行之字。皆从兮从皿。又證以玉篇。以爲眞說文之舊矣。段若膺教我曰。五經文字。謚、謚二字音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謚爲笑聲。音呼益反。今用上字。據此。說文作謚。竝不从兮从皿。卽字林以謚代謚。亦未嘗增一从兮从皿之字。此出近世所改。从兮从皿實無義。余以其言爲然。從之。乃戴侗六書故則謂。五經文字當列謚、謚二字。不當混謚爲謚。說文別以謚爲笑聲。今說文是皃。字林因之而五經文字云字林以謚爲笑聲。是見後不見前也。余以其說攷之。知說文謚笑皃一訓。必係後人所竄入。既改謚爲謚矣。而謚字獨闕。遂取字林所云謚笑聲者而竄入之。且改笑聲爲笑皃。更非是。而其字又殿言部之末。居諜該譯尷之後。殊爲不倫。徐鉉本謚下尙有嘻字。徐鍇本則嘻在譯之後。又閒以謗讒二字。而以尷謚終焉。夫使說文果訓謚爲笑聲。則亦當置在前。與訢說諧詥等爲類。而不當脫在部之最末。況以言部所配合之字求之。俱極渾成。今離言而作盆。此何字也。兮卽爲聲。皿有何義。夫謚曰累行。其字必當从益。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益者加也。所謂累行是也。爾雅釋詁、謚、溢、皆訓爲靜。宋本釋文作謚字。不誤。通志堂本始改從兮皿。卽毛氏爾雅注疏本。始亦从益。後乃改從兮皿。剜改之痕宛然。且如溢者。行之愼也。釋詁疏引舍人語。謚者。行之迹也。事正相類。況益何嘗非聲。而必兮始可得聲乎。然則玉篇之作謚。亦出後人所亂。不可信也。黃氏韻會雖已在後人變亂之後。而猶大書作謚。注中云。本作謚从言兮聲。皿闕。蓋由俗本相沿致疑。不能定也。於誄字下云。謚也。倘說文果作兮皿。黃氏何不竟依之。而轉作从益之字乎。故

余參攷衆書。深以段氏之說爲確不可易也。（醓之作醴。亦後人所改。）

史漢目錄

史記、漢書、書前之有目錄。自有版本以來卽有之。爲便於檢閱耳。然於二史之本旨。所失多矣。夫太史公自序。卽史記之目錄也。班固之敍傳。卽漢書之目錄也。乃後人以其艱於尋求。而復爲之條列以繫於首。後人又誤認書前之目錄。卽以爲作者所自定。致有據之妄訾譽本書者。夫孟荀列傳。以兩大儒總括之。何嘗齒淳于髡、愼到、騶奭、於其列哉。貨殖等傳。以事名篇。與八書差相類。固未嘗一一標姓名也。乃譏漢書者。謂范蠡、子貢、白圭、非漢人。而入漢書。以爲失於限斷。其實班氏何嘗爲范蠡諸人立傳。卽彼蜀卓宛孔閒里猥瑣之流。亦豈層層爲之標目。與夫因人立傳者同哉。明毛氏梓史記集解。葛氏梓漢書正文。其前卽據自序敍傳爲目錄。亦爲便於觀者。而尙不失其舊。在諸本中爲最善矣。

古書目錄往往置於末。如淮南之要略。法言之十三篇序。（此據李軌注本。近刻五家注者。皆移於當篇首矣。）皆然。吾以爲易之序卦傳。非卽六十四卦之目錄歟。史、漢諸序。殆肪於此。（宋刻荀子篇目與劉向之奏皆在末。宋人所撰集韻。亦以其目置於尾。依古法也。）

史漢合傳

史、漢、數人合傳。自成一篇文字。雖閒有可分析者。實不盡然。蓋數人同一事。彼此互見。自無重複之弊。自范書以下。雖有合傳之名。實皆專傳之體。致有一事而再三見者。文繁志寡。由其不講史法故也。卽如史記廉藺列傳。首敍廉頗事。無幾卽入藺相如事。獨多。而後及二人之交驩。又閒以趙奢。末復以頗之事終

之。此必不可分也。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皆爲御史大夫者。始敍張蒼。次周昌、趙堯、任敖。其後蒼復爲御史大夫遷丞相。則又詳敍其始末。乃終之以申屠嘉。此一本史記之舊。唯申屠爲可分。餘皆不可分也。後世史成於衆人。若删彼傳以入此傳。則有欲掩其名之嫌。以故史、漢之法。不可復覩耳。

列傳中人有不妨再見者

傳已見之人。有因事而再見者。如淳于髡之附孟荀傳也。以諸子故略見也。至滑稽傳始詳矣。夏侯勝有專傳。而儒林傳中衆經師傳授之次第。亦不得獨遺之。張放乃張湯孫。既附見湯傳。而佞幸傳又載之。知此。則如明之薛文清、王文成、雖各有專傳。備詳事蹟。而於理學之宗派。亦當標舉之。以爲倡導之首。固無嫌於複見也。

嶧山石刻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案此似文有脫誤。嶧山刻石。乃七篇中之第一篇也。史公必不特删此篇。疑此上鄒嶧山下。即當云刻石頌秦德。便接以其辭曰云云。如後數篇之式。頌文之後。接以與魯諸儒生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其立石二字。與議刻石之議字皆衍文。刻石不須議也。并下立石封之石字。亦係誤衍。觀張晏臣瓚之說。可見本無石字。至諸頌皆四字爲句。凡二十皆當作廿。三十當作卅。親巡遠方黎民。衍方字民字。宋大觀中。劉跂上泰山。見碑本作親鞫遠黎也。其琅邪臺後一段。維秦王兼有天下以下。乃頌後之跋。雖末亦作

韻語究不可聯頌爲一篇。雖古之箴銘贊頌。不定限以四言。而此七篇自極整齊。疑之衆之大矣哉文頗不類。末句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亦當有一字誤衍。

二世刻石辭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此即石旁所刻之辭也。上敍其事云。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此則備載其文。非兩事也。今石刻猶有可見者。信與此合。前後皆稱二世。此稱皇帝。其非別發端可見。趙明誠金石錄云。史云具刻詔書刻石。而碑作金石刻。案今人所見殘碑。尙有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字。以校明誠之言。適相符合。又秦權近世尙有藏者。亦有此文。後世史傳中載賦頌章疏。亦先提數語而下備載其文。蓋仿此例。

議始皇廟文誤倒

二世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言。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云云。案。雖萬世世不軼毀。自當在今始皇爲極廟之下。語方順。此理之極易見者。正不必拘守闕疑之義而憚爲之更易也。

奏罷更定

漢書禮樂志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奏罷繡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案奏罷之云不但爲改去舊文生義乃明著其事之所由來也夫樂歌義必有取既無其事則不當尚襲其文衡所奏罷詳於郊祀志中此不著其事則不明若詳著其事又過於繁冗於是各約以六字此可見古人簡練之妙詞省而指明蓋事罷而辭自不得不罷衡不必復奏罷舊辭而舊辭亦不必皆謂之罷此因明所以更定之故乃爲此語耳至更定之詩向來茫不知置何處今則已有解者故不具論

兩排讀法

古書兩重排列者皆先將上一列順次排訖而後始及於下一重自後人誤以一上一下讀之至改兩重爲一列亦依今人所讀而大失乎本來之次第矣後漢書馬武傳後所載雲臺二十八將昔人頗多致疑薛季宣、王伯厚始從而正之後人竝曉然於其故今可不論唯史記正義所載謚法解亦本是兩重改爲一列文多閒雜亦當改正但其中頗多譌脫與逸周書亦不盡合今雖分之未能如雲臺之一轉移即是也末三十餘謚美惡雜糅似爲後人所亂云

民無能名曰神　一德不懈曰簡　靖民則法曰皇　平易不訾曰簡
德象天地曰帝　尊賢貴義曰恭　仁義所在曰王　敬事供上曰恭
立志周書作制及衆曰公　尊賢敬讓曰恭　執應八方曰侯　既過能改曰恭
賞慶刑威曰君　執事堅固曰恭　從之成羣曰君　愛民長弟曰恭

揚善賦簡曰聖。照臨四方曰明。經緯天地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愍民惠禮曰文。綏柔士民曰德。剛強直理曰武。克定禍亂曰武。夸志多窮曰武。淵源流通曰康。安樂撫民曰康。布德執義曰穆。容儀恭美曰昭。聖聞周達曰昭。執事有制曰平。

執禮御賓曰恭。尊賢讓善曰恭。大慮靜民曰定。安民大慮曰定。辟地有德曰襄。小心畏忌曰釐。有罰而還曰釐。心能制義曰度。知質有聖曰獻。慈惠愛親曰孝。協時肇享曰孝。資輔共就（舊譌倒）曰齊。敏以敬慎曰頃。恭己鮮言曰靖。威德剛武曰圉。

敬賓厚禮曰聖。譖訴不行曰明。道德博聞曰文。慈惠愛民曰文。賜民爵位曰文。諫爭不威曰德。（從武下移此）威彊敵德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安民立政曰成。温柔好樂曰康。合民安樂曰康。中情見貌曰穆。昭德有勞曰昭。治而無眚曰平。布綱治紀曰平。

芘親之闕曰恭。威儀悉備曰欽。純行不爽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甲冑有勞曰襄。賚淵受諫曰釐。温柔聖賢（譌）善曰懿。聰明叡哲（智同）曰獻。五宗安之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執心克莊曰齊。甄心動懼曰頃。柔德考安（非）衆曰靖。寬樂令終曰靖。彌年壽考曰胡。

由義而濟曰景。保民耆艾曰胡。耆義大度曰景。彊毅果敢曰剛。舊脫此條，據周書補。
布義行剛曰景。追補前過曰剛。清白守節曰貞。猛以剛果曰威。
大慮克就曰貞。猛以強果曰威。不隱無屈曰貞。彊義執正曰威。
辟土服遠曰桓。治典不殺曰祁。克敬動作勤。綱目前編民曰桓。
大慮行節曰考。孝非。辟土兼國曰桓。治民克盡曰使。能思辯衆曰元。
好和不爭曰安。行義說民曰元。道德純一曰思。始建國都曰元。
大省兆民曰思。主義行德曰元。外內思索曰思。聖善周聞曰宣。
追悔前過曰思。兵甲亟作曰莊。行見中外曰慤。叡圖克服曰莊。
狀古述今曰譽。勝敵志強曰莊。昭功寧民曰商。死於原野曰莊。
克殺秉政曰夷。屢征殺伐曰莊。安心好靜曰夷。武而不遂曰莊。
執義揚善曰懷。德譌。柔質慈民曰惠。慈仁短折曰懷。愛民好與曰惠。
述義不克曰丁。夙夜警戒曰敬。有功安民曰烈。象方益平曰敬。舊脫，逸周書有。
秉德遵業曰烈。合善典法曰敬。剛克爲伐曰翼。剛德克就曰肅。
思慮深遠曰翼。執心決斷曰肅。外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
不勤成名曰靈。愛民好治曰戴。死而志成曰靈。典禮不愆曰戴。

死見神靈曰靈。未家短折曰殤。舊誤戴詮前。今移正。
短折不成曰殤。好祭鬼神怪譌。曰靈。隱拂不成曰隱。
不顯尸國曰隱。舊有見美堅長曰隱。一條。周書綱目前編皆無之。義亦難曉。今削去。
官人應實曰知。愎很遂過曰剌。肆行勞祀曰悼。
年中早天曰悼。蚤孤短折曰哀。恐懼從處曰悼。
凶年無穀曰荒。當作穅。好變動民曰躁。外內從亂曰荒。
好樂怠政曰荒。怙威肆行曰醜。在國遭憂曰愍。
在國逢蘗曰愍。蚤孤鋪位曰幽。禍亂方作曰愍。
使民悲傷曰愍。柔質愛周書作受。諫曰慧。動祭亂常曰幽。
名實不爽曰質。德正應和曰莫。溫良好樂曰良。貞心大度曰匡。
慈和徧服曰順。思慮果遠曰趕。明非。博文多能曰憲。施勤無私曰類。
滿志多窮曰惑。危身奉上曰忠。思慮不爽曰愿。厚非。嗇於賜與曰愛。
克威捷行曰魏。好內遠禮曰煬。克威惠禮曰魏。好內怠政曰煬。舊脫。據周書補。
教誨不倦曰長。內外賓服曰正。肇敏行成曰直。去禮遠衆曰煬。
疏遠繼位曰紹。怠政外交曰攜。舊脫。據周書補。彰義掩過曰堅。
華言無實曰夸。

好廉自克曰節。　逆天虐民曰抗。　好更改舊曰易。　名與實爽曰繆。

愛民在刑曰克。　擇善而從曰比。（下湯諡。不應有。刪之。）

魯齋述得

丁傳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魯齋述得

魯齋述得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蒙古 常 英 芝岩校

丁 傳纂傳・字希曾・號魯齋・浙江錢塘人・諸生・

朔南暨解

禹貢朔南暨之暨當采許愼說文暨字解作注義始確實此朔南即素問立于子而面午立于午而面子之處蓋太陽祇行赤道南北二十三度半而止其外則日躔所不到人之在二十三度半以外者皆背其極向日而立者也故篆文崑崙邱之丌字象兩人背乎北極而立于地之形南北之丌字象兩人相背謂日在其南人各就日向暖之形此立于子而面午之說也漢地理志交阯郡有北戶交阯爲中國極南之郡又名曰南郡故人皆向北開戶猶崑崙邱人向南而立皆背極以向日此立于午而面子之說也堯舜誕敷文德民之被其光者東限于浩渺之海西限于遷徙之沙至朔與南則以日頗見爲界由兩極之下寒冽異常居人鮮少故朔南暨爲聲教訖于四海之證驗說文日頗見之頗當讀如易无平不陂書無偏無陂之陂兩陂字古皆作頗偏側也言此處日不當頂人僅見其偏側耳暨字从既而曰既而幡然改之

既有輾轉反側之意故訓日頗見又如月既望之既既望者月與日對猶牽牛晛織女跱常相望而皆在側也下从旦則日初出地平之象日出地平在人東側暨字合既與旦以成文故說文解字曰日頗見再徵之外典佛言須彌山日月繞其腹此卽朔方日頗見之處以推南方南亦猶是矣朔也南也不過是方名禮內則所謂教小兒方名記數者此耳空洞渺茫非有實際可說焉得不以暨爲日頗見之有其地者而與東漸西被之有其地者爲唐虞聲教之疆域乎蓋貢賦限于九州而聲教則無遠不屆者也周書君奭篇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室且然況唐虞之際乎此又朔南暨之可旁證者又周髀算經云兩極之下半年爲晝半年爲夜朝耕暮穫以半年爲朝暮此其地歟利瑪竇坤輿萬國圖云赤道以北八十五度爲地之極北者半年無日以魚油點燈代日寒凍極甚人難到此赤道以南自六十度三十分至九十度一帶天下立表每晝間日影周圍常到然則日之橫繞頗見者不煩言而喻矣唐書載骨利幹貢使云彼國煮一羊胛裁熟而日又出矣則知此國亦在日頗見之處者李唐且來享來王而陶唐寧無革面革心乎子思子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日月所照莫不尊親豈虛語哉

曾南豐跋安鄉郡臥禪師碑銘引禹貢云虞夏之世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乃以下句二字屬上句讀不無割裂經文南豐之文詞嚴理正爲紫陽所服膺而因暨字難通改讀經文宜九峯先生之以及釋暨矣逮元時朱子由尚書句解亦以聲教屬上句讀暨字之義不得說文不幾同古文尚書之欲求之日本哉許氏之有功乎經學也不少辛亥重陽魯齋丁傳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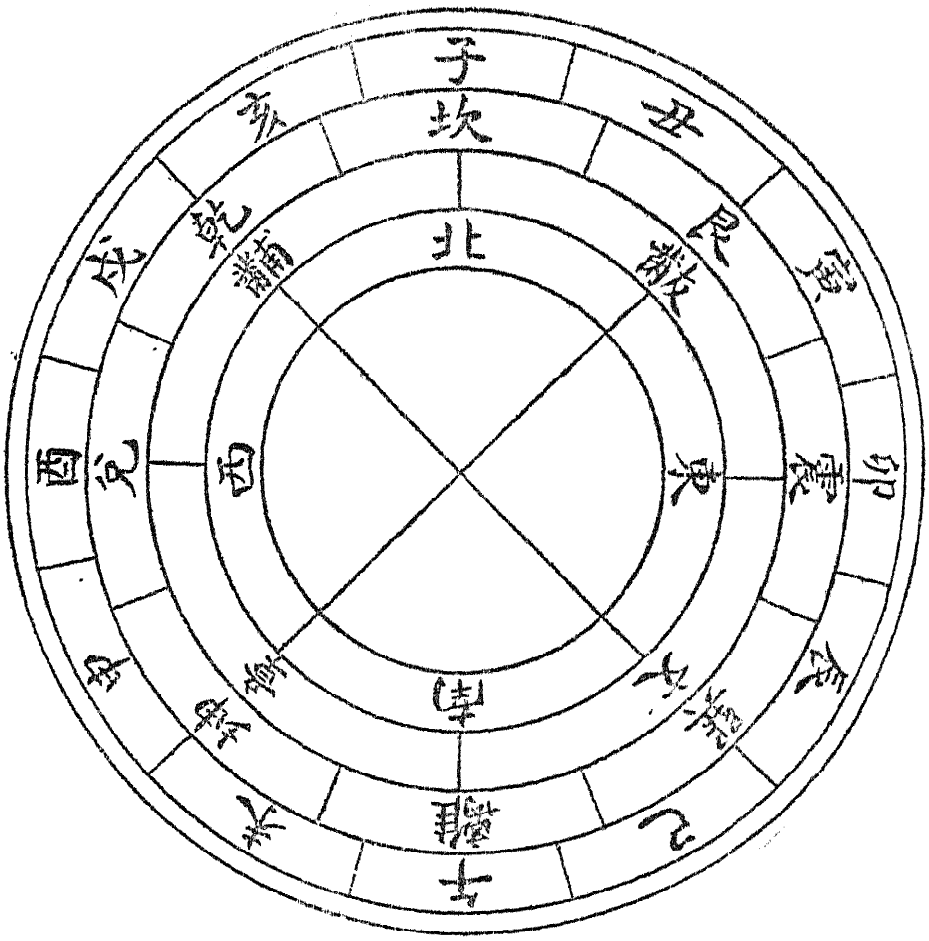
堯典之幽都。言日光不到。皆幽陰所聚。都者。瀦也。卽禹貢之朔暨也。南交卽南暨也。韓非子十過篇云。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賓服。注云。舉凡光天下之地。隋唐志不詳注者姓名。元何狎云。舊有李瓚注。鄙陋無取證。按以幽都爲光天。眞無證矣。吃公子極言帝堯疆宇。卽命羲和語爲朔南暨注脚。眞是鐵版注脚。惜其以賓餞作漸被。不無混雜暨字本義。韓曰說難。不其然哉。尤月十日傳再識。

夏璉商瑚周簠簋名義圖攷

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杜預注。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孔穎達疏。胡簋、行禮所用之器。故以胡簋言禮事。論語衞靈公問曰。俎豆之事。意亦同也。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論語。賈服等注此傳。皆云夏曰瑚。杜亦同之。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

傳曰。論語。子貢問器。子曰。瑚璉也。朱子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紫陽殆因左氏傳有仲尼曰胡簋之事一語。胡在先。簋在後。與聖門所記論語瑚璉也。亦瑚在先。璉在後。依夏商周三代之先後而次之。應得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也。或又因漢、魏、晉諸儒解左傳者。皆夏曰瑚。解論語者亦皆夏曰瑚。商曰璉之故矣。譬之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其勢使然者矣。然而此疑案也。千古無發之者。惟唐

孔祭酒發之。以爲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然而孔祭酒無所闡明。終是疑案而未定。傳學疎識淺。安能斷乎。竊以爲三代聖王制器不同。必有所以不同之故。向聞凡受命爲天子者。必爲之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三者參相爲之者也。而最重莫如正朔。瑚璉簠簋之制。大抵本乎正朔之改。而異其器者乎。由是推之。夏之所建者寅也。一歲十二月。寅爲正月。一日十二時。寅爲破曉雞鳴時也。昌谷詩曰。雄雞一聲天下白是矣。春秋說題詞曰。雞爲積陽。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按一歲之寅。三月之陽。春陽也。不比夏之驕陽。一日之寅。旭日之陽。不比日卓午之陽。皆陽之小者也。而其爲雞。亦當小雞矣。爾雅釋畜曰。雞大者蜀。蜀子雛未成雞曰僆。釋文作連。然則夏正建寅而制器。器謂之璉者。取象于陽之未大也。其猶未成雞之僆也。審矣。故明堂位曰。夏之四璉。推之商所建者丑也。丑于十二辰之次。位于北方之末。北陰方也。末則陰老矣。丑之神爲牛。牛老則胡垂。許氏說文曰。胡牛頷垂也。然則商因建丑而制器。器謂之瑚者。職此之故。左氏且不從玉而作胡。豈亦有見于丑牛垂胡之義者歟。故明堂位曰。殷之六瑚。周正則建子矣。建子之爲簠簋。何義也。曰。十二辰通可謂之子。天官書律歷志所謂十二子是也。然非正位乎北方之子也。周正建子。而制器則子之方不可無界限以爲區別。簠簋二器者。爲方之北者之界限者也。其名曰簠者。象黼也。西北之界限也。畫繢職曰。白與黑謂之黼。名曰簋者。象軌也。說卦傳曰。艮。東北之卦也。界限立而建子之義明矣。此簠簋之所以因建子而成器者也。故明堂位曰。周之八簋。言簋而簠自在其中矣。此易詩三禮凡祇稱簋者之所同也。紫陽注論語。恐人不識此例。始稱周曰



簋簋耳。今再繪圖。以補說之所不能說。如左圓圖。中間第一圈。所以分南北東西四界限也。外此第二圈。卽考工記畫繢職之黼、黻、文、章四維也。外此第三圈。卽文王卦圖八卦之位次也。外此第四圈。爲靈臺儀象渾天儀之地平。圈周分十二辰方位。今古鎭定不移之方位也。方位定。則東方之寅知爲陽之少。而象雞者之所以名鏈矣。北方之丑知爲陰之老。而象牛者之所以名瑚矣。黼位西北維。黻位東北。則知正位乎兩維之間者。卽周人所建之子也。而黼以爲簋。艮以爲簋矣。此圖也。三代制器之義盡在斯乎。若夫少陽爲健。老陰爲胡。非一人之私言也。此猶陰陽式法論卦氣之盛

衰鄭康成易傳中孚豚魚吉正義云三辰在亥稱豕爻失其正從小稱豚四辰在丑爲鼈蟹爻得其正從大爲魚解禮月令介蟲爲妖者有然矣解詩小雅無羊者有然矣又如星禽衍之昴日雞老而爲畢月烏牛金牛少則爲斗木獬此皆由陰陽老少之變也故梁令瓚摹唐人列宿眞形陶弘景述雲笈旦暮幻化皆信其有理可憑耳然則寅初之爲倢丑末之爲胡者夫何疑至簋簋之量容可證者陸德明曰一斗二升此則天數之十二也簋簋之形模可證者毛萇曰簋外方而內圓簋外圓內方此表天道之左旋矣方以象陰圓以象陽或內或外以象入陰而出陽更足證簋簋雖分列東西實卽子之一陽初動者所循環也誠審乎三代制器命名之義豈不足以知三代之由改正朔而爲之者歟且卽禮以證禮明堂位三代之灌尊亦可旁證者如夏以雞夷雞稱夷俟之夷未能奮飛之雞也亦倢也殷以斝斝讀服輈駕牛之駕全牛矣周以黃目沈括云龜目色黃然則北方元武也目生兩旁猶簋之黼簋之艮分左右然矣明堂位三代之爵夏以琖側眼反从淺深之淺猶東方之寅得陽氣尚淺也殷以斝此斝當讀如五霸假之之假卽左傳之斝耳郊特牲之斝角牛之一體也言假借以當全牛也胡爲牛之一體亦然矣周以爵與雀通瓦爵也以堂簋爲窠巢人君負扆而立而爵在簋前子位之左艮右黼有然矣此亦三代之器也皆本建寅建丑建子而制者也卽禮以徵禮非無徵之說矣予故求端于三代正朔之不同而考訂乎三代制器之異尚各有實義各有朝代而萬不容紊者也

王莽居攝。使甄豐改定古文。別而爲六。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旛信也。傳案。繆篆之名。與孔壁、秦斯、奇字、佐書及鳥書竝列。是於五體之外。另成一體之篆文矣。然求之兩漢古銅印章。其爲篆皆平易近人。豪無繆意。解之者曰。繆者。綢繆也。如後世九疊文之類矣。然此是漢世王莽所定。不當引後世事作據。予家向藏光祿顧氏集古印譜全部。又得天一閣范氏集古印譜全部。二譜搜羅兩漢金玉之印。皆自秦以及宋、元、諸官私印各三千餘方。亦可謂極古今篆體之大備矣。然九疊文無一焉。則知繆篆自有繆篆之體勢。惜乎其罕有徵引而難明耳。近讀東觀漢紀。而喜繆篆之實得證據焉。紀曰。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皐令皐字爲白下羊。丞印皿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不知此卽甄豐所謂繆篆摹印也。所以杜絕天下奸人之僞刻官印之良法也。凡奸人欲僞刻官印。但知依尋常日用之篆。使人易曉。卽知當作繆篆而篆之。所以繆非目見。不能摹仿者也。蓋其中如伏字之犬外嚮。皐字之令丞尉各各不同。皆出不意。皆非奸人所得見之文。雖欲摹之而不得摹者也。此如上方製作。其法甚祕。祕府別有印證。亦如兵符之暗合。非外人之所得知。是以甄豐于諸篆之外。另立一篆。謂之繆篆。蓋其慮患也深。絕弊也巧。令天下有不可窺測之意。如馬援所引奏諸印。當卽王莽居攝時之所鑄。而天下之印爲繆篆者多矣。應不止此。惜乎馬援不曉用印之妙術。但知同文之治。將天下郡國印章。盡行改

從正文。使用印取信之微旨。銷沈抵毀而中絕。寧不迂哉。五代時。朱泚遣將韓旻領兵三千趣奉天。時奉天未有武備。泚召段秀實與謀。秀實陰圖之。乃與將吏謀殺泚。且欲遣韓旻兵回。竊姚令印不遂。乃以司農寺印倒印符牒。旻莫辨其印。惶遽而回。按此以倒用而代繆篆得成功者也。事雖異而意同。附記焉。董洵號小池。山陰人。著多野齋印說。載官印、護軍印章、漢三老印信、六面印、劉昌印信。其文俱從左至右。又載古印有反者。如關外侯印外字。陽平亭侯平字。故成平侯私印之故成侯三字。讎遂之印之讎遂二字。王匽二字印之一反一不反等樣。皆是繆篆之遺法也。卽謂王莽居攝時所鑄之印可也。又集古印譜所收秦印甚夥。印方不踰五分。皆朱文不可識。凡右一字大概相同。字之體類長字而非長。其形狀頗與今人采柏子鐵鉤子相類。予疑此必另有篆文。與此作關閫者如書契然。藏之祕府者也。此卽繆篆之先聲歟。蓋篆不繆。不足以杜絕奸人之窺測。篆不繆。不足以聳動郡國之深信。篆之繆爲用甚神。然尤有進焉者。久則須變耳。許叔重云。秦人變壞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施于簡册。三曰刻符。施于符傳。四曰蟲書。施于旛信。五曰摹印。施于印璽。六曰署書。施于門題。七曰殳書。施于戈戟。八曰隸書。施于公府。按秦時之八體。與王莽之六書大概相類。其中施于印璽者曰摹印。又與繆篆之稱摹印相扶同。則所謂摹印者。絕人揣摹之謂。非臨仿之謂矣。此又甄豐繆篆之先聲也歟。

顧南原隸辨所輯之字。多破體而駁以六書。無一可說。此等尙是甄豐繆篆之餘習也。隸辨皆采于漢碑。由書丹者不知繆篆僅可施于印璽。不當施于碑刻也。其于趙相雍勸闕碑成皐令之皐字。與馬援

白下羊者同。范鎮碑綜舉陶之舉。與馬援四下羊者小變。顏氏家訓云。舉分澤外。世俗書也。韓敕碑陰河南成皐。亦四下羊之小變。又孔羆碑泣蹤舉魚。作白下羊。又校官碑額之囘。亡下吕作一筆書。羊竇道碑到囘六日。吕向左。凡此皆在新莽以後。可無顧忌。而散入諸種石刻耳。此予跋隸辨者采出附焉。亦便參訂。魯齋又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鍾山札記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陳敬衡杜運存）

G一四五七上

甲